

950
6

菊隱
叢譚

菊隱編譯

中南美洲談藝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中南美洲談叢

中華書局印行

叢菊隱譚 中南美洲談藪目錄

中南美洲圖

書前

一	從里馬會議說到哥倫比亞	一—九
二	中南美與美國的商業關係	一〇—一五
三	世界最富有的農業國	一六—一九
四	再談阿根廷	二〇—二四
五	德意勢力侵入巴西	二五—三五
六	全能國在南美的勢力	三六—三九
七	中美統一問題之謎	四〇—五三
八	危地馬拉人的反德熱	五四—五九
九	中南美鱗爪	六〇—六七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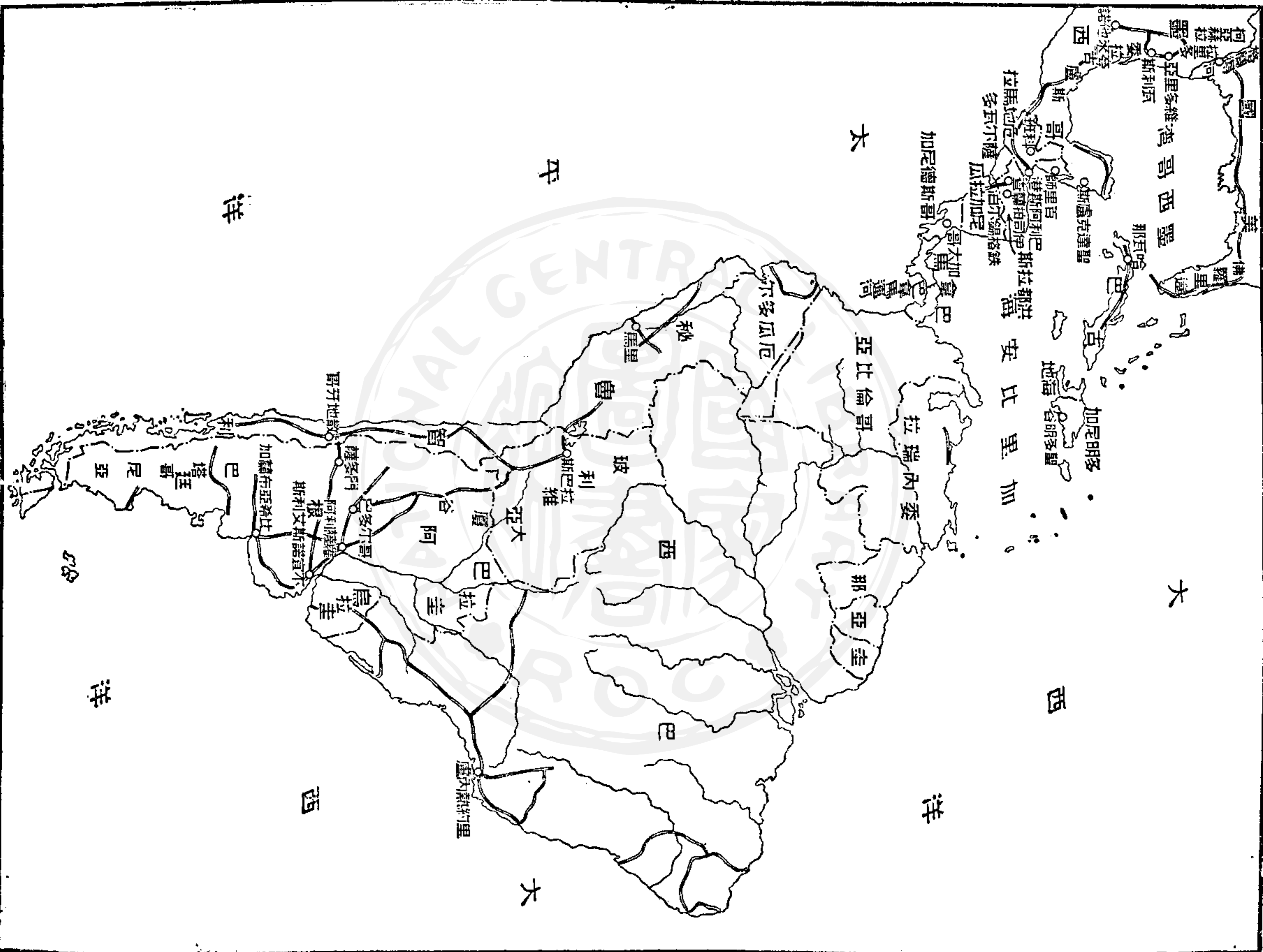
一

國家圖書館



002431174

- 一〇 南美四國動態……………六八—七三
- 一一 中南美六國政情……………七四—七七
- 一二 墨西哥與西班牙……………七八—八二
- 一三 墨西哥的在朝黨……………八三—八六
- 一四 墨西哥的改革政策……………八七—八九
- 一五 從美國到墨西哥……………九〇—九二
- 一六 南美洲森林中之惡戰……………九三—九七
- 一七 巴拉圭國情及佛蘭哥特性……………九八—一〇五
- 一八 玻利維亞的一幕短劇……………一〇六—一〇七
- 一九 古巴之雄……………一〇八—一一六
- 二〇 視革命如兒戲的洪都拉斯……………一一七—一二三〇



(中南美洲談藪書前)

叢菊
譚隱

中南美洲談藪

從里馬會議說到哥倫比亞

一般人對於美國外交政策都帶點疑惑的神氣；每值歐洲局勢緊張時，她忽而袖手旁觀，忽而態度非常嚴正，其間冷暖相距不知有若干里；尤其近兩三年來遠東戰事發生，初一階段她不但表示絕不相干，且有不利用於中國的傾向，俄然出人意料，與英國共同領導九國公約簽字國舉行比京會議，不料畫虎未成，羅斯福乃在密西西比河畔發出雄吼，句句不啻針對日本而發。她這樣變幻莫測的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對英國的報復手段；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史汀生熱情難遏，英外相西門却報以一盆冷水。也有人以為美國無所謂外交政策，縱令有之，係一機會主義者而已。這些看法都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誤解。

美國外交自有其傳統政策，其使人捉摸不定者是由於帶有地域性，因地域之不同而政策亦含有幾分矛盾性，然而對本國國策是一貫的。她把全世界區分為三大部：一為歐洲，二為美洲，三為遠東。對歐洲政策以貿易為主，經濟上採取合作，政治上保持超然地位，唯恐捲入歐戰漩渦。這政策確立於華盛頓

任滿去職宣言，後來傑勿遜總統就職宣言亦同其基調，現在美國孤立派之活躍以此爲其歷史的背景，即所謂『擁護國父遺策』者是。

第二，對美洲政策揭櫫泛美主義即門羅主義，這主義解釋甚簡單，即帶有排外性的閉關政策，不許歐亞勢力侵入美洲。第三，對遠東政策以中國爲骨幹，始於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約翰宣言，那時遠東殖民地之分割已具輪廓，中國勢力範圍之分配亦經就緒，而美國國力剛剛充實起來欲求向外發展，而各國在遠東舞台上早已捷足先得，於是揭櫫『機會均等』主義藉以維持中國名義上之獨立。所謂『機會均等』即『門戶開放，利益均霑』這未嘗不是中國幸免瓜分的一道靈符。

中國雖幸免瓜分之禍，終不免淪於『次殖民地』地位。倘中國自強不息，從苦海中躍登樂土究比亡國後復國運動或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比較容易，所以中國人對美國一向保持友好精神。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洲混亂之秋向中國提出嚴苛的二十一條，後來又有所謂山東問題，這與美國遠東政策相抵觸，所以美國予中國以不少援助，而中美感情愈濃厚，日美間政治衝突愈演愈烈，幾有日美備戰的趨勢。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情勢爲之一變：美國因孤掌難鳴，其態度由積極而消極，以史汀生所倡『不承認主義』對抗日本的『既成事實』。

世界上沒有百年不變的國策。自日本人發瀋陽之第一炮以來，德國意大利相繼揎袖而起，歐戰後和平苟安之局因以打破，這裏證明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國不能在新大陸建立『另一天地』。其傳統政策自有再加檢討之必要。不但如此，侵略者魔手竟伸入美洲以內，其『國際工作』之推動深入南美各國，駸駸乎有席捲美國之勢，打破了美國人閉關自保的迷夢，這是美國反侵略情緒逐漸高漲的一個動機。我們要知道，南美在術語上稱爲『拉丁美洲』，這含有血統關係及文化關係。近年來歐洲局勢之動盪往往以慕沙里尼爲其中心人物，繼之以西班牙內戰，佛蘭哥投入德意之懷抱，這兩個拉丁國的動態直接予歐洲民主國以嚴重打擊，間接予南美以嚴重威脅。同時德國一手販賣主義，一手以經濟利益爲餌，想把南美諸國從美國手掌中奪了過來。美國人怎得不吃驚，怎得不嚴陣以待？

美國視加里比安海爲其內海，那裏常駐艦隊，不啻以美洲盟主自居，即以美洲的保護者自居。美國自實行金元外交以來，對南美各國投資甚多，掌握其經濟命脈，所以美國爲保持其經濟利益，爲保持世界未來市場，對於侵略者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美國現在的外交政策，其第一要着爲團結美洲內部進而使世界和平陣線團結起來，這兩者有着聯帶關係。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第八屆泛美會議在秘京里馬開會，這是國務卿赫爾一大傑作，也是美國

外交上一大收穫。那時美國主要目的有二：第一，希望南北美二十餘國建立貿易與商業的統一政策。南美各國以出產物運銷外國爲其生存條件，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內瑞拉等國倘杜絕其國外貿易卽不啻斷絕其生命。但事之最奇特者，美國近在咫尺，而阿根廷的肉與穀類、智利的銅、委內瑞拉的油都不在美國出售而以歐洲爲其市場；而奇特中更有奇特，她們主要產物的大部份假德意兩國商人之手而以這兩國爲其最大市場。所以近來年這兩國把南美各國作爲宣傳主義的對象，一面以利誘方法想把她們拉進『全能國』圈套，赫爾視此爲美洲最大危機。第二，希望美洲各國發表勇敢的共同宣言，抨擊舊大陸五花八門的主義如國社黨、法西斯黨乃至共產黨等。會議時關於經濟問題全體代表毫無異議，關於共同宣言一項有十八國代表一致予以贊助，且願明白指出『德意軸心，』但有兩國對此不能同意，就是阿根廷和烏拉圭。

阿根廷在南美爲最重要之一員，她對美洲之團結一點並不反對，但認爲無發表共同宣言之必要，她的心病是怕開罪於德意兩國。阿根廷、烏拉圭兩國在文化及血統上爲南美諸國中最接近意大利的。阿根廷多少受有德意兩國宣傳的麻醉，認爲美國提出這個主張不啻在美洲產生軍事大同盟，而德意宣傳工作者對美國的『善鄰政策』是極端採取攻勢的。

當開會之前，阿根廷外長干地洛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擬一提案，該案不涉及『美洲團結』字樣，更不涉及排除外來勢力，僅主張美洲各國常開國際會議，由各國外長出席，這主張是承襲一九三六年的『美洲聯合討論和平會議』。他以為一舉而三善備：第一可免結怨於德意；第二以規避取巧的方法打消美國所主張的『共同宣言』；雖非美國所喜，亦不致因此而激怒美國；第三舊案重提，不着痕跡。然而天下事沒有讓你一個人乖巧到底的，你乖別人也乖，結果將一無所得。

這草案不受大會歡迎，因為大多數美洲國家的情緒非常熱烈，態度非常激昂，她們所需要的是具體表示不是空泛文章；不僅美國如此，即巴西、海地、古巴、哥倫比亞、智利、秘魯亦然。阿根廷外長干地洛捏着指頭一算，在二十一國當中有十八國是立於相反的方向，與之表同情者只有一個烏拉圭國，而烏拉圭國表面與之同情，暗中仍與十八國勾勾搭搭，這位乖巧的外長吃了一驚。

這時候，赫爾所代表的是美洲最強最富的國家，他的主張得有最大多數的擁護，理應不把阿根廷放在眼下，然而他不然。他不願美洲國家中有分化的趨勢，便用種種方法保全阿根廷的體面，利用會場外各國代表個別與阿根廷代表談話。他知道拉丁美洲人的特性，一面要顧全面子，一面感情容易衝動，明知大多數不表同情，偏得硬幹一下，那豈不在新大陸發現一個漏洞，而予德意以可乘之機嗎？

果然阿根廷代表心回意轉，不堅持原草案而另提新草案。新草案容納各國代表意見，並且容納赫爾原來的主張百分之九十。這是赫爾的真正乖巧處。大凡主持國計的人物宜運用冷靜頭腦，力避意氣用事；同樣取得勝利，劍拔弩張的勝利較之心平氣和的勝利其價值是兩樣的。

赫爾於勝利後被譽爲『美洲團結之父』於是發表馳名世界的里馬宣言。這次會議對美洲內部也有一特點，即規定任何美洲國發生糾紛時不得訴之於武力，應以和平方法解決，這也是赫爾附帶成功之一點。會場內精神之一貫、空氣之和諧爲歷屆泛美會議所未有，其最足稱道者，以前會議取決於多數，這次會議是全场一致的表決。

美國團結美洲之成功可於哥倫比亞見之：哥倫比亞有一時期與全能國暗通情款，現在又回到美國懷抱了。她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國家，人口占南美諸國之第四位，海岸線與巴拿馬運河相隔咫尺。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與美國簽訂合同由美國供給海空軍技術人員以後，她完全與德國絕緣，這是劃時代的一種表現。

當合同未簽訂之前，她已傾心於美國，對於羅斯福總統的一言一行無不深表同情；羅斯福反對排斥猶太人，她也反對排斥猶太人；羅斯福反對壓迫天主教，她也反對壓迫天主教。里馬會議時她是美國

的應聲蟲，不僅是應聲蟲，而且走在美國的前面，主張產生拉丁美洲同盟，在美國領導下成立軍事聯防制度。她國內刊物在自由黨領導下一致擁護政府的親美政策，其中如時報、自由報、觀察報、輿地報、世界報如出一轍，只有保守黨的 *El siglo* 報抨擊現行外交政策，對美國攻擊不遺餘力，其中有云：『我們不反對政府引用外國技術人員，但德意空軍技術人員都比美國好，為什麼不用好的用壞的？美國文化無益有害，所謂美國文化只是教會人刮刮鬍子洗洗澡用抽水馬桶，美國出產物只是些汽車、升降機、及最無意識的電影，美國思想為低能智力的思想，美國在宗教上不信耶穌而信馬丁路得，反對我們的羅馬宗派，美國文學作品可以一書為代表，書名為有錢的老爺們歡喜金絲髮。』這種極端與政府政策相抵觸的言論公然見之於哥倫比亞，可見該國言論自由之一斑。

哥倫比亞人口八百五十萬，為新大陸殖民最早的地方，現為拉丁美洲文化中心，對西班牙文學極有貢獻。她對美國的態度，因過去開鑿巴拿馬運河，曾引為切膚之痛。然當一九一四年巴河開始通航時，第一隻船便是裝載南美貨物到歐洲市場銷售的，時值歐戰發生，予南美國家經濟以莫大補助。戰後歐洲市場亦為南美繁榮之主要因素。哥倫比亞利用美國資本開發油、金、煤、鐵、白金、香蕉等。美國對巴河一事固採高壓手段，却非毫無代價。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美國貿易向加里比安海以南發展。一九一二年美國向哥倫比亞投資僅二百萬美元，一九三〇年增至二萬萬七千二百萬。一九三〇年美國吸收哥倫比亞出產百分之六一·四，哥倫比亞入口美國貨百分之四一·四二，一九三八年美國吸收哥倫比亞出產百分之五三·七，哥倫比亞入口美國貨增至百分之五〇·二。美國許多大公司如油公司及水果公司與哥商簽訂大合同，其鐵路權大部握於美人之手，哥政府向美借債甚鉅，飛行家林白曾作友誼飛行，美國大輪船公司滿載該國貨物及客人行駛於該國沿海一帶，這些都表現該國經濟與美國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

一九三〇年，該國政權落於自由黨之手，結束了五十年來炙手可熱的保守黨政權。自由黨登台後實行經濟的國家主義，立即統制貿易與匯兌，停止償還美債，這一來美國投資不僅無利可圖，且陷於凍結狀態，因之全能國乘隙而入，努力進行所謂『物物交換』貿易。一九三三年日本派遣第一任駐哥公使，同時德國盡量吸收咖啡、棉花、象牙、樹膠等物。曾有一個時期，哥倫比亞出產物專運漢堡而不運往紐約，德國資本家投資於採油事業及香蕉園，德國商人源源而來，德國人所得合同中之最大的是在該國成立航空網。

那時反美空氣異常濃厚。而另一方面，勞工領袖派人赴墨西哥研究勞工問題，油田、礦山、香蕉園、常

有罷工情事，學生不斷暴動示威，羅伯士總統備受農民暴動的威脅。一九三六年憲法一度修改，提高社會利益，置於私人企業之上，教育從天主堂包辦下提了出來，總統宣稱『將收回一切鐵路，並開發一切資源。』

美國是她的強鄰，她這樣大吹大擂地幹，旁若無人地幹，美國不難以泰山壓頂的姿式採取所謂『必要動作』與『斷然處置』。然而美國不然。美政府不聲不響用冷靜頭腦來思量對付方法，力避意氣用事，這是美政府的乖巧處。經過不少困難，美哥間成立新商約，將匯兌限制予以變更。此後循序而進，至去年八月，美國勢力才真正再抬起頭來：那時總統改選，桑士斯當選新總統。未當選之前他到華盛頓旅行一次，美國予以盛大歡迎。他從華盛頓到紐約，紐約泛美社團款以華宴，到一處受一處的推崇招待。登台後他採取親美政策，歡迎美政府的援助，對於匯兌限制進一步加以改善，一面進行償還美債，由統制金融改爲平衡金融，對農工運動取締甚嚴，最近請求美國派遣海空軍技術人員，並請求美國派遣專家指導整理間諜機關及管理走私問題。

用善鄰政策代替以前的大棍子政策，用親善面目代替以前的猙獰面目，同樣取得勝利，而勝利之難易及久暫是截然不同的，這便是美國人的乖巧處。

一九三九，五，二十。

中南美與美國的商業關係

自二次歐戰發生後，正如前次歐戰一樣，中南美市場因歐洲無大量出口，好像放在銀盤上獻與美國。不待說，中南美對美國的購買力將要增加，而美國到中南美的船運亦因而增加，美國可在中南美補償其在歐亞市場的損失。

這是歷史上偶然的事因而造成人爲的發展，不是正常需要，所以美國很想把這筆非常的生意置於永久基礎上，造成西半球國家的經濟集團。他們認爲歐亞戰爭將美洲二十一個共和國造成新聯繫關係，可促進美國和她們經濟、政治、及文化上進一步的合作。

現在與過去有數點不同：一九一四年歐戰猝發時，美國未及準備擔負組織西半球經濟集團的新責任，而現在則已有充分經驗，不難順利進行。一九一四年美國在中南美並無海底電線網，各大新聞機關無一家在中南美設有辦事處，中南美各國所得新聞大部來自倫敦，被英國嚴密檢查後才送到紐約。一九一四年美國只有極少數商船行駛於中南美海上，是年美國出口至中南美的貨物共值一萬萬美元強，而近幾年單只售與古巴一國的貨物已超過了這個數目了。總之，美國的消息、外交、銀行事業及與

中南美的商業關係那時都是極有限而不健全的。

現在海底電線網已完成了。美國新聞機關代表雖受着那些受有政府津貼的歐洲新聞機關所發出的新聞的壓迫，但亦自有其立足之地。現在美國有大量商船開過赤道。泛美航空進展極速，能與德、意、法諸國受有政府津貼的航空業相競爭。美國銀行業亦已擴展了。雖然美國沒有像德國一樣用以『訓練到中南美工作的人』的專門學校，但美國商人也很熟悉中南美的商業和政治，其間若干人能操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

一九一四年美國外交關係是攪亂不清的：公使地位爲大選酬庸之具；外交政策舉棋不定，徘徊於『商業』與『友誼』及『投資』與『討債』之中。那時中南美各國都以懷疑的眼光投射美國，報紙罵美國的帝國主義及門羅主義，智識階級斥美國爲『北方之巨人』。

但美國隨即改變方向。一九二七年柯立芝總統派摩洛哥大使赴墨西哥，摩洛哥帶回外交上的勝利比之前數年用強硬手段及威脅手段所得者更多。後來胡佛總統撤退美國駐尼加拉瓜的海軍及允許撤退駐海地的海軍兩事使『善鄰政策』更有進步，羅斯福總統復從而發揚光大之，用以改變中南美諸國對美國的觀感。

政策與宣言需要正式行動爲之證明：如廢止 Platt 條約而美國不再以古巴爲其保護國，與巴拿馬訂立新約，『不以武力干涉政策』解決墨西哥石油問題等。在泛美會議中組織新國際法，國與國之間發生爭執時不得訴之武力。同時美國外交界人才亦有進步，今天許多在職者對中南美的事情受過真正訓練。

善鄰政策尙留有若干污點，在某些地方看出『金元外交』之並未放棄：美國向古巴取得的航海條約是一方面的和獨斷的。最近在華盛頓歡宴尼加拉瓜的索穆查 (Somoza) 和多明尼加的特魯吉羅 (Trujillo)，與支持巴西的伐加司 (Vargas) 政權一事如出一轍。美政府擔任改進中南美諸國軍備及新貸款等事（不問其借款用途）顯然是與德國商業及全能國勢力競爭失敗後的補救辦法。這些把善鄰政策的偉大成就都抵消了。

美國人引以自慰的就是美國人增進了研究中南美事情的興趣。一九一四年大學中少有研究中南美的，現在這一科即規模最小的大學亦已列爲必修科了。中南美學生也漸漸傾向美國，尤其技術方面已不向舊世界（歐洲）追求了。

在經濟方面，美國自上次大戰起，金錢、工程師、商人源源向中南美流去，其最盛時代美國投資總額

達六十萬萬美元，超過英國在中南美大部份國家投資總額。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美國出口至中南美每年平均爲十萬萬美元，有時幾達二十萬萬美元，超過一九三一——三二年美國出口至全世界的總額。美國占領中南美市場之大部，同樣也是若干中南美國家的主要出口國。

美國遇到金元泛濫的競爭，於是以巨款借與中南美，以無限制借款掩護其干涉政策，以無限制借款叫她們吸收美國貨；但是，到一九三一年，美國只賣了二萬萬美元的貨到中南美，到一九三四年賣與中南美的貨物尙不及三十五年前（一九〇九）賣與古巴及墨西哥兩國的數目，因之美國的利益完了，不景氣時代蒞臨了，商業瓦解了，貸款競爭的政策也完了。有一時期中南美需款甚殷而美國無款可借，這給予大部份中南美國家以莫大影響：那時智利將該國百分之六十的出產送到世界市場去，美國市場之崩潰使智利陷於經濟之悲運，年年鬧革命，政府傾覆幾乎變爲常態。

中南美諸國商業大半都在美國市場裏。當美國市場崩潰時，各國供過於求，只剩下許許多多的原料。巴西焚毀咖啡，古巴的糖封存在倉棧裏，智利嚴格統制硝酸鹽與礦業，玻利維亞開始調整錫業，直至現在止，幾乎全部礦產除名稱外實際都是政府的專利事業，阿根廷努力向自足自給之途苦鬥。中南美各國差不多全體取消金本位制，成立管理貨幣及統制外匯的制度，並成立補助及物物相抵的郭太

(Quota) 制度。

她們拼命地尋找市場，因而尋到了全能國。這些國家無錢出借，也不受那些頭緒紛繁的財政與借款機構之束縛，所以產生了物物交換制度，產生了阿司基(Askji)制度，產生了日本的『十年中南美貿易計畫』。意大利開始以飛機和機器換取中南美的咖啡、麥、羊毛和油。英國亦陷於不景氣氛圍下，開始致力於帝國內的貿易政策，她在中南美的出入口因之銳減。當這次大戰爆發時，除阿根廷一國之外，德國售與中南美主要國家的貨物都超過英國。在巴西，德國更壓倒美國，而英國屈居第四位。在智利、薩爾瓦多、烏拉圭等國，德美並駕齊驅。

當美國在中南美生意興隆時，原欲以之擋住共產黨的火燄使勿蔓延到美洲，後因美國不景氣及商業紊亂，只好把這塊肥肉供法西斯及國社主義之大嚼，全能國的宣傳就以『物物交換政策』為掩護而悄悄登堂入室了。

幸而美國運氣好，歷史重演一遍，又來一次大戰，中南美市場好端端獻與美國享用。美國大部份商人興高采烈，欲以中南美為其過剩貨物的傾銷地，但是眼光敏銳者想把這種商業建立在永久及正常的基礎上。所謂正常基礎應從調整商業入手，即化除美國與中南美生產上的衝突競爭之點而使中南

美經濟適合美國需要。(例如美國不需要阿根廷的麥到明拉梭達州，不需要巴西賤價的棉花到南加羅林納州。)

過去的借款政策雖係一時救急政策，實為飲鴆止渴之計，為一時利益而犧牲永久利益；錢不能買着友誼，或者她們用美國的錢倒反增加了德國的商業。所以美國一部份經濟學者主張仿照全能國的辦法，以物物交換政策代替過去的借款政策。美國所無及所缺少的軍用原料如橡皮、糖、咖啡、樟腦、金雞納霜、可加因（麻醉藥）、錫、白金、鎳、鉻、水銀、工業鑽、大麻、纖維、蠟、碘、鎢等，其中有若干是在英、荷、日、蘇的掌握中。美國從蘇聯取得白金，為什麼不改從巴西及哥倫比亞取得從英荷屬地取得錫，為什麼不從玻利維亞取得？

這計畫就是美洲的經濟門羅主義，也就是美國與中南美經濟合作共存共榮的原則，一方改變中南美的產物使之與美國不相衝突，一方減少美國對歐亞兩洲的依存性。

一九四〇，三，六。

世界最富有的農業國

阿根廷首都是世界第十一大都市 人民秀美農產豐富探戈舞最出名

二十世紀之初葉阿根廷在世界上僅占若有若無的地位，然而三十餘年間她變成世界主要原料供給國，最近二三年她居然更成世界政治舞台上相當要角了。當南美大廈谷之戰國聯調解無效暴露了五十餘國結晶體的弱點，阿根廷攘臂而起，聯合巴西、烏拉圭、智利、秘魯及美國組織國際調解委員會，成立停戰協定，這是該國露鋒鏑之第一着。去年七月，國聯爲西班牙內亂舉行臨時理事會時，阿根廷始終以中南美洲諸國代表資格起而發言。同年九月，阿根廷外長拉馬司博士擔任國聯主席。十月拉馬司列席於英前皇愛德華八世首次舉行的公開晚宴。這些都表現阿根廷並非碌碌無聞的國家。

從前在巴黎把它（阿京不宜諾斯艾利斯）當做探戈舞之城，倫敦把它當做牛肉供給地，芝加哥把它當做小麥輸出港，東京把它當做羊毛來源，然而到現在，應該輪到『對阿根廷再認識』的時期了。該國位於南美大陸之南端，係一三角形地域，與窄而長的智利僅隔一條安達斯山脈，其面積爲一百〇八萬方哩，約等於美國三分之一。面積與人口雖同樣在南美僅占七分之一，但貿易額却占有其一半，例

如汽車數占南美百分之五十八，電話數占南美百分之四十五，報紙消費量占南美百分之五十五，證明她是南美化最發達之國。

阿根廷蘊藏無限富源。首都背後有着廣漠無垠的大草原，那兒沒有樹木，極目一望，展開一片綠油的『草洋』，是一座絕好的天然牧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農業國，其所使用的農地（已開墾者）僅及其面積百分之九，其餘都是未開發的處女地。單就已開墾之地面論，已具有美國百分之九十的小麥及百分之六十的家畜，假使整個兒墾殖起來，更有不可想像的富力。

該國人口僅有一千二百五十萬，其百分之七十分布於首都不宜諾斯艾利斯及羅薩利阿等城。該國共有五大都市，即（一）比希亞布蘭加，（二）羅薩利阿，（三）哥爾多巴，（四）門多薩，（五）首都。這五大都市環繞着彌望葱蘢的原野，是一幅絕妙圖畫。該國與東方的四時相反，當聖誕節雪花飄動時正是他們的炎熱氣候，而四五月薰風吹到地面却是他們涼秋天氣，十二月及一月他們紛往海濱或山谷中避暑。

阿根廷有許多矛盾現象：一方爲富有地主與窮苦佃農之苦樂懸殊，一方都市之繁榮與鄉村之寥落也成反比例。不宜諾斯艾利斯是世界人事紛繁的大都市，當去年舉行創立四百年紀念時其人口已達二百三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五人，次於上海而爲世界第十一大都市，然就南半球而論却是首屈一

指的大都市。當一九一四年舉行國勢調查時，該城人口僅有八十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一人，二十餘年以來人口增加到八倍之多，這是人口集中都市的實證。

該國雖係拉丁美洲之一，可是外來旅客涉足於首都市區，除開語言以外幾乎找不到西班牙的風尚，同時打破了南美的浪漫習慣，鱗次櫛比的大建築物、逐步發達的交通機關、已踏入北美『商業化』階段了。她在拉丁美洲中是比較後進之國，一八一〇年才展開歷史第一頁高舉獨立革命旗幟，一八六二年才具有國家形態。一八一〇年至一八六二年間是內亂時期，亦即首都市民與地方居民之鬥爭時期。到現在，住在首都的人們還儼然以『城裏人』自詡。該國無論男女出落得非常美秀，如在首都佛羅利達街散步移時，所見女人較之巴黎女人更美，她們對衣着像有一種天才，大有濃淡咸宜之概。他們的語言已非純粹西班牙語，帶有意大利聲調，一方與美國同化，這是她和其它拉丁美洲國不同的地方，不過追尋歡樂一事却無多大區別。他們的性質，一個人是決不會發笑的，他們歡樂中帶着淒涼滋味，例如該國最有名的探戈舞不像別處之亂蹦亂跳，却是一本正經地帶着悲調的舞蹈，其步伐與歌曲完全合拍，這是別處所見不到的。

許多旅客跑到該國首都來大抵都有一種相同的印象，認為這是世界『最悲』的都市。他們也像

巴黎一樣，午後飲茶時在人行道擺設若干咖啡座，可是巴黎人有說有笑，而此地却保持着沉默態度。他們喝茶時所討論的無非是怎樣賺錢的方法。賽馬及足球是他們最歡迎的，全國各處都設有廣大賽馬場，每月馬票可售一千五百萬比索（幣名），單是首都的巴列穆賽馬場每星期日平均賣到一百五十萬比索。除開賽馬之外，還有每月銷售四百萬比索的獎券，可見好賭是他們的一種普遍習慣。

阿根廷現為南美大國，將來荒地墾殖及人口增加之後，她可以造成『第二美國』的地位。

一九三七，五，三。

再談阿根廷

南美洲富於自尊心的阿根廷人所以不喜悅美國人的緣故是由於美國在那兒的商人有一種自命不凡的氣概，儼然以美洲之保護者自居。

阿根廷人對於國產之豐富、文化之高尙、人物之秀美均引以自傲，尤其自負的南美除烏拉圭外只有阿根廷是純粹的白人國，其祖先大部來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其次爲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人，僅有極少數印第安土著，並無黑人參雜其間。他們稱巴西爲「黑人熱帶共和國」，烏拉圭爲「我們夏季的避暑地」，巴拉圭爲「非獨立國」，玻利維亞爲「高在山巔上的鷹巢」。

他們深恨美國人龐然自大的意識不僅存在於社會方面，即政治方面亦然：政治方面他們欲爲南美洲領袖，而美國亦以南美領袖自居。

阿根廷爲世界大出口國之一，出口物有麥、穀、亞麻子、羊毛、皮革及牛羊肉等。而礦產蘊藏極富，肉類出口達全世界四分之一，他們引以自傲。但是使他們最喪氣的，美國指該國牛羊畜類的蹄部及口部均有疾病，因之禁止其生肉入口，僅許熟肉及罐頭肉類叩關而入。實際說，阿根廷有些地方如 Patagonia

的家畜是沒有疾病的，但美國仍不予鑒別而拒之於國門之外。

有許多富人並無股票及證券，只有牛肉是他們廣大的財產，這在美國人看來是一件奇事。牧場之最大者名曰 El Pelado，距阿京一百八十五哩，占有八萬二千英畝，其主人為凡娜伯爵夫人（嫁與西班牙伯爵的阿根廷女子）。她與一般地主很少應酬，其大部光陰消磨於巴黎及比亞利茲。在她廣大的土地中，以三萬英畝租與農民為種穀及亞麻子之用，三千五百英畝養豬，七百英畝養馬，其餘用以養牛、種菜和培植肥料。

阿根廷大部分土地為大草原，無樹無石，人烟稀少，從東方海岸線伸展到與智利接界的山區，這區域大於美國密昔西比以東的區域四分之一以上。移居那裏的人民常從遠方運來樹木種在他們房屋的周圍，El Pelado 這字便是『沒有一棵樹』之意。地主所有者平均數為一千二百英畝，比美國的平均數超過八倍以上，其中擁有七萬五千英畝的大地主共有五十家。

阿根廷舊時代的『野牛牧人』都是些于思繞頰的壯漢，無法律觀念，含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們在需要錢的時候趕幾頭野牛到市場中販賣。到現在，這些粗獷的牧人早已絕跡，野牛變成了家畜，新式大牧場用籬笆圍起來化為若干牛羣的樂園，牧場主人雖精於騎術並且模仿着舊時代牧人的服裝和

習慣，但他們都不是野性難馴的人物了。

阿根廷憲法與政府之組織都以美國為藍本，女子無選舉權。五月二十五日為該國獨立紀念。現任總統阿蒂茨(O'Higgins)之先人原係來自巴司克(Basque 西班牙北部)的移民，其四百萬美元的財產是他做進口商人所賺來的。他的政敵們宣稱一九三七年他當選總統是得政黨的支持，而這個政黨於一九三〇年革命後才取得政權的。

宗教以天主教勢力為最大，所以哥伯洛(Copello)主教成為南美兩大主教之一（另一主教為巴西人）在國內亦為聲勢煊赫的人物。但該國信教自由，天主教並未懸為國教，若干基督教組織仍得與之並存並榮。該國政教分離，神父不參加一般集會。離婚為法律所禁止。

當西班牙人首次跨海征服南美時，造成社會上大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至今仍停滯於這種狀態。但自工商業發展及政府機關設立以來，新階級因之產生，即所謂中產階級。他們收入雖微，生活甚為安適。公務員正午開始工作，下午六點退公，他們的娛樂是買馬票、參觀足球比賽、打彈子、看影戲和郊外旅行等。他們都是愛國者和民主信徒，從報上看到世界名人的行動，推崇羅斯福而不喜悅胡佛。他們最大的美夢，想把錢儲蓄起來游歷巴黎一次，但很難達到目的。

阿根廷於逐漸工業化後產生了都市中的勞工階級，新工會與新工廠比肩並進，自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共成立工廠九千家，主要工人聯合會已有會員三十萬人。他們比農人處境略優，受有相當教育，常常要求改善待遇。據政府計算，普通工人工資尚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夫婦同時作工者是例外。共產黨在阿根廷是被禁止的。社會黨雖尚活躍，但黨員僅有六萬人，且內部常以爭端而破裂。阿根廷人民都是傾向民主制的，當西班牙內戰時，少數富有者幫助佛蘭哥，大多數人民則募款接濟政府軍。他們極欣慕羅斯福的善鄰政策，其仇視美國人是由於德意兩國的宣傳。

阿京大學有學生一萬一千人，為美洲最好的學府。該國紳富階級的子弟往日都送到歐洲留學，現在漸漸送到自己的大學裏。該國學校免收學費，自六歲至十四歲須受強迫教育。全國文盲占百分之二十二，而阿京比例則僅占百分之二·六。

英國人在阿根廷的商業及投資自始迄今都占第一位。當阿根廷叛離西班牙而獨立時，英人即已源源而來幫助他們取得自由。英人在阿根廷投資總數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超過美國投資三倍以上，為英國向外投資最多之一國。阿根廷的外人工業中英人單獨占有百分之四十五，所以有人呼該國為『英國之另一屬領』。英美在阿根廷的經濟戰迄今尚未停止。

當阿政府根據國家主義的立場排斥外人工業時，美人怒形於色，英人則躲在門角灣裏籌應付之策，所以阿人深恨美人而不恨英人。此外，美國爲『北方之強』因鄰近關係而愈存恐怖與嫉忌的心理。爲美國『金元外交政策』所激刺亦有很大關係。再之，阿根廷爲農業國，英國需要該國農產品而美國不需要，英國是她的最大主顧，這也可以促成阿人的親英心理。

不過，本年八月間華盛頓已進行美阿商業談判，而二次歐戰發生之後，阿根廷更有投入美國懷抱之可能。羅斯福與赫爾的泛美主義無領土野心而有守望相助之利，這和自傲的阿人很易發生諒解。最後一點，阿國男權高於女權。女子雖可涉足於社交界，常有『伴娘』陪待在側，只有打電話時可以避免『伴娘』的監視，所以阿京電話局接線最忙。

德意勢力侵入巴西

巴西爲南美第一大國，世界第四大國，其面積之大僅次於歐洲全部而占南美之半人口四千八百萬，南部較歐化，且帶東方色彩，有五十萬德國人和二十五萬日本人，而最多爲意大利人，達一百二十五萬。意人與土着通婚，血統甚爲紊亂。北部多爲葡萄牙人苗裔，並與荷蘭人、法國人、印第安人、黑人相混合。南北兩部頗存畛域之見。

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德國第一批移民到巴西。他們具有披荊斬棘的勇氣，對農業生產頗有貢獻，有人稱南部二省爲巴西的『德國人省』。自巴西脫離葡萄牙統治而建君主國後，國王唐彼得羅一世從德國募集衛隊，不啻德國第二批移民，其子孫卜居於首都里俄一帶（總稱爲里俄熱內盧）從事工商業，不與土人同化，儼如雞羣之鶴。

這是不足爲奇的：巴西政府對他們從未施以教化，任其自生自落，而遠在海外的娘家反來教化他們。當德皇威廉第二卽位時，派來教員和教士興學設教。看上去這不過一件小事，可是小事往往化大，侵略者對於距離較遠的國家不能採取武力侵略的時候往往採取文化侵略，近來日本也常有所謂文化

代表，正合着這個原則。巴西所受德國『文化侵略』的影響像病人服了麻醉劑，尤其在科學及醫學方面巴西人以爲德國第一，巴西良醫都是德國人，較好醫院都是德國人開設的。不用說，希特勒是威廉第二的賢明繼承者，一九三八年柏林舉行所謂『德巴醫學會議』更給巴西人以深刻印象。

侵略者於萬忙中把眼光射到巴西來是看中她的豐富資源，一旦取得控制權，那麼德國征服全世界的軍事計畫便不難如願以償了。巴西所產咖啡占全世界總產額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礦產極富，鐵的蘊藏量占全世界四分之一，錳的蘊藏量僅次於蘇俄，還有金、金剛石、橡樹膠、銻、銅、鎳、鎢種種。現在咖啡占巴西國家經濟之主要部份，次之爲樹膠。將來礦產開發之後，巴西可成爲世界最富有之國，而這礦產是軍備競爭的各國尤其是侵略國所最垂涎的。

巴西雖不啻天府之國，可是政治未上軌道，階級對立與南北之分化，西部畜牧區對少數咖啡資本家操縱政治之極端忿懣，都是物腐蟲生的朕兆。巴西勞動階級仍陷於半奴的佃農狀態，少數人擁有大土地。以成年男子而論，十分之九的土地握於百分之二的人口之手，因之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生活程度甚低，鄉村工人僅能勉強餬口。據一九三八年美國商務部調查，巴西工場工資平均每月僅有十一元，在西方國家中巴西人的購買力是最低的。教育尤不足言，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二十個拉丁美洲

國家中巴西學童僅僅多於薩爾瓦多與海地兩國。公共衛生不堪設想，肺癆、麻瘋、花柳、瘧疾、普遍於全國。孟子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於是巴西偉人伐加司應運而起，一躍而爲里俄的白宮主人。原來巴西共和政體成立於一八八九年，政府不知以民間疾苦爲重，人民視政府如眼中之釘。伐加司起自西部畜牧區，投身軍官學校，未及畢業即荷鎗爲一小兵，不久棄去，改習法律，後來創辦『雄辯報』。這是他插足政界的初段。一九二六年任財政部長，那時政府對主要農產物（咖啡）採取提高價格、限制產量的政策，因之哥倫比亞及中美其它國家拼命獎勵咖啡生產，奪取咖啡市場，造成巴西經濟空前的不景氣。

下級軍官、勞動階級、及少數共產黨從失望中吐出怒火來。伐加司利用這些背景，於一九三〇年聯合各省省長組織大同盟，以西方牧騎（Gow Boy）爲前驅，來一次革命行動。是年十月，成就了他的總統地位。他覺得那些工具們都是些拔劍擊柱的驕兵悍將，一旦黃袍加身之後，他掉轉頭來向咖啡資本家妥協，把工具們一網打盡。

從此年年戒嚴，歲歲暴動，七年來從無安枕之一日。監獄中裝滿了政治犯，有一時期竟達一萬七千人之多。他不論生張熟魏，凡是反對他的一律加以『共產黨』罪名，一律送往縲紲中去。言論受嚴格檢

查，人民組織受嚴格取締，只有『綠衫黨』是例外。

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前，巴西國家統一派開始抬頭，其一切計畫及工作都是從國社黨學來的，甚至連『反猶』也一步一趨。再以意大利移民很多，慕沙里尼日長炎炎，成爲他們最崇拜的偶像。國社黨乘機派人進行所謂文化工作及青年運動，一時有風從草偃之勢。一九三二年十月，綠衫黨首領薩爾格多發表第一次宣言，以小說式生花之筆吸引了成千成萬的信徒，不數年間已有同志達百萬以上。

他們在各省選舉中取得勝利，從國社黨借來許多『反共』『反猶』口號，旗幟上大書『我們擁護上帝、家和祖國。』伐加司和這一團體很接近，常常檢閱他們的游行隊伍，他們也表示擁護伐加司，在一次變亂中曾出十萬人爲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伐加司又利用他們做了推翻憲法的工具，解散舊國會，產生極端集權的政府，伐加司自製憲法，解散一切地方的及國家的團體，罷免異己派官吏，成立（一）聯邦會議，（二）國家經濟會議，（三）議事廳三種組織，總統有任免各省省長、各市市議會議員、及立法機關委員之權。

總之，自一九三七年以來，伐加司實行『聯邦國家』的寡頭政治，表面上裝腔做樣，他的提案却沒

有一件不是順利通過的，他無論做得對不對，綠衫黨無條件捧場喝采。所以意大利議員斐得松非常高興地說，『看啦，不久美洲有一個大國參加咱們的德意軸心啦。』

德意且慢歡喜，『翻手爲雲覆手雨，』伐加司不是個容易鑽進外國人圈套的。他知道綠衫黨對他，只是皮毛上的擁護，綠衫黨的真正主人是德國，直接受柏林國社黨總部的指揮。該黨與德意宣傳家有密切關係，與德意商業公司同樣有密切關係，其中領袖之一爲德國大軍火公司的代表。德國盡量推銷軍火，曾供給里俄省省長價值一百萬美元的軍火。德意每個僑民、每個商人、都是侵略國的『先頭鬥士』。他知道德意商業團體規定每個行員均須參加綠衫黨，該黨宣傳與德意廣播台及報紙均有密切關係。他更知道『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伐加司是個極端愛國主義者，過去八年間激發巴西人的民族意識，採取中央集權制，限制二十省的自治權，促成國家之統一，他自有他的那一套，並非一味盲從者可比。他同樣是個不擇手段的，只有別人做他的工具，過去的工具被他打倒，他怎肯做別人的工具？他發覺外國陰謀之後便下令解散綠衫黨，勒令該黨喉舌報停刊，並逮捕黨人多名，因此德國發覺對『他』認識的錯誤，便嗾使綠衫黨發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所謂『睡衣暴動』。

這次變亂有許多海軍軍官參加，連外交部長阿蘭哈的賢郎也是其中主角之一。變起時城內鎗聲不絕，海軍工廠、無線電台均被占領，總統府被包圍，伐加司及其眷屬與外界隔絕，一時有覆巢碎卵之危。黨人於黑夜中起事，原以為伐加司措手不及，不料他是個著名的『夜貓』，越到深夜越有勇氣，親自持鎗抵抗，不到數小時之久，亂事被鎮壓住了。事後調查，叛軍原定計畫，總統以下官員均在被殺之列，暴動經費八萬鎊是由德國海外銀行供給的，武器是一九三六年德國運輸入口的；但是多才善辯的郭培爾一口予以否認，且指為有美國背景。

無論郭培爾怎樣會栽贓，伐加司不是傻子，不會不認識德國人的廬山真面目。叛變救平後，他宣言『此次發生意外之變，查有外國背景，』一面逮捕德國銀行雇員七人，德國間諜數人，意大利人一名，對德國人學校及社團嚴密監視，德公使李特返國述職時，他向柏林表示擋駕之意。

事實上，國社黨之垂涎巴西還遠在五年之前：一九三四年國社黨南美工作員向柏林提出『對抗泛美航空公司』的建議，關於航線、費用、進行方針，均有詳細規定，主張開闢橫越大西洋的航空線，以西班牙屬加納里羣島（北非之西）中之蘭查爾洛特島為德巴間中途航站，平時為商業航空根據地，戰時可化為海空軍根據地，該地與巴西間距離比美國任何海空軍根據地與巴西間距離都近些。

該計畫指出非洲以西的佛得角羣島距離巴西一千五百九十哩，倘能以之爲德國南美間航空中站，地形上再好沒有；不過該羣島屬於與英國保持友誼的葡萄牙，除商用之外，葡政府必不容許德國作其它用途，而且該羣島氣候失常，有熊熊吐燄的火山。不得已而思其次，則以加納里羣島爲最適宜。加島無火山之險，氣候佳而港口深，可建立潛水艇根據地。這計畫實現之後，德國開闢南美航空線是從柏林起飛，經過加島而達巴西首都里俄，以巴西東部之散羅圭角爲終點，便不難與泛美航空公司互爭雄長了。

計是一條好計，而且從里俄德國公使館中用密碼打出，機密是再機密沒有的了，不料源源本本被巴西政府截獲。該計畫主張德政府與西政府馬上進行談判。這雖是一段老話，可是新的事實有使老話重提的可能：佛蘭哥是勝利了，德國對加島工事是在盡量擴充了，不但可作爲航空根據地，且有海陸軍種種設備，尤其在羣島中之拉巴爾馬島已建立潛水艇根據地，過去西政府軍船隻經此駛入地中海時被擊沉不少。德國又在蘭查爾洛特島建立潛水艇補助根據地，儲有巨量汽油、海軍飛機、及水雷等。德意兩國飛機最近曾由拉巴爾馬島出發，向西作友誼訪問。這一切的一切，巴西人受寵若驚，美國人談虎色變。

假使佛蘭哥對德、意真正掛起順民旗，加島真正變成希特勒、慕沙里尼的囊中物，那麼這兩位大奸老在大西洋取得立腳點，一旦大戰發生，大西洋航線必受莫大威脅，而且他們有向南美進攻之可能。美國莫以為南美是她的『近水樓台』，從巴拿馬運河出發的美國戰艦及潛水艇比之從加島出發的德國戰艦及潛水艇要多百分之二十五的路程，德意勢力與巴西之接近超過了美國海軍根據地與巴西之接近。這麼說，加島進行軍事設備，直接是西歐兩大民主國的一支利箭，間接是美國的一根芒刺，美國人之談虎色變並非庸人自擾。

美國國務院對此甚為注意，已責成駐德、意、西、葡各國大公使調查加島現狀。自然哪，暗人是不會做明事的，西政府及德意必一致否認；然而否認自否認，不能掃除美國當局的疑雲。且從地理及文化上看，巴西與歐洲之接近過於美國。一般人想到美洲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不妨『關起門來做皇帝』，然而巴西濱海區距紐約二千哩，而自那特爾到非洲達卜爾（英屬岡比亞附近）僅有一千六百哩，從里俄到西班牙領土加的斯尚少於到紐約五百哩，從里俄到紐約航運五天，而柏林到里俄僅需四十小時。過去數年間，德法航空線與南美通航，本年四月意大利亦已開闢航線，可見巴西已成為『南美門戶』，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都有投入歐洲集團之可能。

德國刊物有一個叫做『政治外交通信』的稱呼希特勒爲『全世界德意志人之保護者』希特勒受此榮銜，對於遠離懷抱的孤兒——巴西德僑——自有殷殷垂念之必要。過去不久，他爲炫耀武功起見，與意大利聯合請巴西派軍事航空考察團觀光柏林。還有一件小事，巴西政府派遣視察員巡視德僑學校，視察員問一個十二齡的學生道，『你們的總統是誰？』那學生脫口而出，『是希特勒。』奇呵，伐加司的大名在巴西如雷灌耳，誰不尊他一聲『至高無上的總統』？這些德僑早已取得巴西國公民資格，婆家雖親不如娘家親，這可表現德國宣傳手段之利害。原來巴西的德籍移民對國家有兩重觀念：一願効忠於祖國，二願効忠於寄生國。但寄生國與祖國比則顯有親疏厚薄之不同，何況祖國一天天強盛起來，他們更引以自傲。

從商業及經濟上看，巴西還是英美的勢力範圍。英國投資合一萬萬三千萬美元，美國投資則達五萬萬美元，且在日增月長之中。巴西大企業如運輸、電力、礦場、大規模墾地等都是美國人資本，最著者爲占地三百七十萬英畝的福特樹膠園，鬱蒼蒼一望無際，此外泛美航空公司之定期飛行，美國艦隊之偶然訪問，足證長袖善舞的美國仍把巴西緊緊揣在懷抱裏。

話雖如此，最近六年間德國貿易急起直追，已奪去美國的『榜首』地位，更把英國打落在第四位。

自一九三五以來，德國貨高占首位，美國人望之咋舌搖頭。自美國限制棉花生產後，巴西乘機奪取美棉市場，現在每年出口有二百萬包都是日、德、意三國吸收了的。

自綠衫黨被解散德巴交惡以來，德國以不購買咖啡爲報復手段，這足以打擊巴西的國家經濟，所以伐加司又滿臉堆下笑來，根據物物交換原則與之簽訂新商約。（對意大利亦有同樣性質的新商業協定）他一方徇德國之請派遣軍官團觀光柏林，意在購買德意軍火，一方命外交部長阿蘭哈赴華盛頓接洽借款。他抱定宗旨：周旋於民主國全能國之間，面面都不得罪，只有蘇俄是他口頭上的敵人。他有一套大規模的五年計畫，包括公路、鐵路、電廠等項，同時想在散羅圭角建立大海軍根據地，並擴充空軍陸軍，這一切非錢不行；而弄錢只有兩個方法：一係向外借款，一爲推銷貨物。他現在是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

照理論上看起來，伐加司是個極端非民主的政權，與德意同其旨趣，美國是不應與之接近的；但我們應知道，現代無所謂主義之結合，只有利害之結合，中南美有若干非民主國皆在美國提攜卵翼之下，美國所求者爲保持新大陸之團結，擺脫歐洲勢力，民主非民主倒是次要問題。反過來說，美國如不與之合作，不啻驅使她們投入歐洲侵略者的懷抱，美國人外交政治是具有彈性的，並不以察察爲明見長。

在這原則之下，最近美國已允許伐加司一萬萬二千萬美金的信用貸款，這筆數目是歐戰後美國對外放款最大之一次，其目的爲：（一）償付過去美國出口商的債務，（二）增加美國對巴西的輸出，（三）改良匯兌率，（四）以五千萬成立巴西中央準備銀行，（五）供給技術人員整理巴西出產，尤其著重樹膠、錳、植物油等項，因爲這些都是與美國生產毫無衝突的。同時美國已派遣海軍視察團前往巴西，決定以最廉價爲之造艦。巴西政府亦承認自一九三九年七月起開始重付外債。

無疑地，這給予伐加司以莫大援助，而『奶長是娘，』巴西之投入美國懷抱是必然的。不過伐加司對全能國仍在虛與委蛇中。最近日本還有外交文化代表用甜言誘致巴西人道，『你們到日本讀書好嗎？到日本游歷好嗎？』

一九三九，六，一

全能國在南美的勢力

歐戰發生，美洲截然居於局外，但事實上還是大受影響：德國勢力已侵入南美之大部份，巴西有將近一百萬純種德國人，阿根廷也有十餘萬，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條頓族比盎格魯撒克孫族都多些。現在國社黨從各方面向南美進行經濟侵略：自希特勒努力奮鬥以來，德國人已控制巴西銅礦、鎳礦、油井及一百二十五萬英畝『假定』的油田，並且取得一千一百萬噸鐵苗。在智利，他們擁有軍火廠、紙廠和釀酒廠。在秘魯、巴拉圭、哥倫比亞等國，他們的勢力增加得非常之快。德國銀行在拉丁美洲各國都設有分行。

一方德國勢力之抬頭，一方就是英國勢力之衰落。雖說英國在若干國家中尤其在阿根廷和烏拉圭仍能勉強保持其商業領袖地位，但這些國家的德國商業勢力正在繼續擴大中，不久便可以搶在英國之前了。而在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智利等國，德國商業顯然超過了英國。在巴西，德國已凌駕美國，並且取得承造鐵路的定單。

同樣重要的是德國宣傳之活躍：德國電訊社以最廉價供給南美各報的電訊，巴西有十五家德文

報，秘魯德國商人以登載巨幅廣告成功了變相的『收買。』

德國航空事業之發展更足驚人：魯夫山沙航空公司每兩星期經過安得斯山脈在不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與散地牙哥（智利首都）間飛行一次。在哥倫比亞，斯克達航空公司（魯夫山沙公司的聯號）每天有七條航線，每兩星期有一次深入內地的飛行。Lloyd Aero Boliviano 公司也是聯號之一，航行於玻利維亞東部即三達克盧斯區域，與哥倫比亞及巴西的航線相啣接。

因為這樣，南美太平洋沿岸有若干地點坐飛機到德國比到美國還便捷：現在從阿根廷到柏林比到紐約要快兩三天，從里約熱內盧（巴西首都）啓程要快四天，從德國來因區到巴西北部只須兩天。國社黨每勝利一次，無論軍事或外交上勝利，希特勒聲望在南美便提高一次。那兒有許多獨裁者自命爲『希特勒第二』，相信德國是未來的頭等強國，不能不拍她的馬屁，而且要模仿她的政治姿態。把人種、政治宣傳、經濟、各種勢力的總和計算起來，德國在南美首屈一指。單就人種而論，意大利更有進焉：歐洲諸國移民到南美，意大利居第一位。最近七十五年以來意人移入阿根廷者達兩百萬人，現在除開幾個巨族之外差不多都是混有意大利人的血液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民是意人的子孫。在巴西，意人有百餘萬，並且估計過該國四千六百萬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含有意人的血液。聖

保羅是一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大城市，差不多完全是意大利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意人之城』。這些意僑是慕沙里尼『經濟侵略』的急先鋒，並且大大推廣了宣傳效用。當然慕沙里尼的戲法也就是希特勒的那一套，不離乎政治宣傳和商業競爭：意國宣傳部以免費報紙供給南美洲人或者免費供給南美報紙的消息，每天羅馬有三次短波播音，意政府收買大批無線電機分贈南美各國，最近慕氏捐助巴拿馬一座大無線電台。

秘魯有少年黑衫團和法西斯婦人隊，還有許多意大利學校和體育團體，南美各國大半有同樣組織。在風起雲湧中，差不多各國都有意大利的軍火（中美各國亦然）。去年年初委內瑞拉購買意艦兩艘，以石油為交換代價，尚有其它合同在洽商中。

意大利除以軍艦數艘售與巴西外，又提議以一萬噸巡洋艦兩艘向智利交換原料。意大利軍官訓練巴西的軍隊。巴拉圭是意國舊仇，也售以軍火、炮艇、及戰鬥機等。在秘魯，意籍軍官在陸軍、空軍、及警察隊中成爲主要部份。

意大利在南美的野心也許沒有德國那樣大，但她知道南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性：她們能供給大量原料，而且能利用之切斷英國的運輸。

日本在南美扮演第三個角色，自然趕不上德意兩國，但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一共只有日本人三十五萬，並且有些國家頒布禁止亞洲移民的法律，而日本人依然在增加中。

他們最大的武器是便宜貨，便宜的絲織品、棉布、照相機、玩具、藥品、旗、香水、脣膏、及零星用具，便宜的程度是任何出口者所不敢與之競爭的。他們有一種製就的小型汽車出售，其價值等於美國最廉汽車三分之二。

另有一道靈符是種族之見：南美一萬二千萬人口中只有二千五百萬是純粹的白種人，白種人高自位置，呼其餘各色人種爲有色人種，日本人與印第安人同爲有色人種，日本人便向印第安人攀起親戚來，說他們是同種兄弟，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數百年前來自日本北部的，這種巧言使印第安人馬上感到榮幸，他們受了白人的奚落，覺得日本是個藹然可親的國家。

日本以購買咖啡吸收了薩爾瓦多，使之退出國聯並承認僞「滿」。在秘魯，日本地位增強。在巴西，不斷地簽訂商業合同。日政府還預備了一筆旅費，邀請南美幾個國家的商業部長到日本作友誼旅行。日本在南美無論商業、文化、政治，都有了相當的勢力，倘非侵華戰事使之陷於泥淖，也許她更有長足的進步呢。

一九三九，十，七。

中美統一問題之謎

有許多情形可資國人警惕 強鄰操縱弱國政治之寫真

近來中美各小共和國很想組成一道聯合陣線。尼加拉瓜進步黨總統候選人曾經說過，『中美各國一致聯合起來纔能把歷年來鬪爭和變亂的局面告一總結束，同時可使中美在西半球占着應有位。』中美共計有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哥斯德尼加、尼加拉瓜五個小共和國（薩爾瓦多是首先承認偽『滿』而現在又發生排日運動的小國）她們分開來是沒有力量的，但是合起來的面積在西班牙人種所造十四個共和國中占了第八位，比厄瓜多爾、巴拉圭、烏拉圭、古巴、巴拿馬、三多明谷、任何一國的面積都大些，人口共有六百萬，在十四個共和國中占了第五位，比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秘魯、任何一國的人口略少一點（按以上即西班牙人種所組織之共和國。）從美國人眼光中看起來，巴拿馬是中美和南美分界的地方，所以不列入中美以內。巴拉圭原來是哥倫比亞之一省，一九〇三年分出來建設一個獨立國，也不在中美範圍以內。

『大同盟』『統一』『聯合』這許多好聽的名詞全世界到處宣傳着，像是現代政治所追求的

好夢，可是在中美講起來有歷史根據，不是一句空話；她們當初脫離西班牙的時候原組織了一個整個國家，後來漸漸分爲五個，這五個同胞兄弟常常發生局部聯合。到現在，中美統一問題在五國中每國至少有一二黨列爲黨綱之一，她們是同一的血統，商務關係相差也不遠；不過一方面高唱統一，一方面反對統一者也很活躍，這裏面有政治衝突也有國際背景，其唯一的國際關係就是北美合衆國了。我們把中美建國及其分合的變革史述說一下，確是近代史中最有聲色的材料。

一八二一年西班牙屬土紛紛脫離母國以後，中美也宣布獨立而組織一個危地馬拉國。在那時，西班牙駐中美辦事長官召集各代表會議，長官即席宣布，『你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各代表深佩這位長官順應潮流的勇氣，立即推戴他爲第一任總統。一場大事輕輕巧巧的做成功了，這未免太便宜，因爲太便宜就鬧出岔子來了：危地馬拉組國後祇隔了一年，墨西哥國王印特擺德準備把中美併入版圖以內，危地馬拉當然不願就範，墨王老實不客氣的派兵攻打。在危地馬拉各省中反對墨軍最力的是薩爾瓦多省，她自知不能抵禦墨軍，想利用外援以壯聲勢，於是單獨宣布和美國合併以阻墨西哥鐵騎之侵入，那時美國總統門羅向來不注意這些事，因之中美卒爲墨西哥所佔領。

一八二三年，這位開疆拓土的墨王印特擺德於被迫遜位後爲國人所弑，新政府取消前王的侵略

政策，中美在形勢好轉之下又組織了一個政府。可是戰神播下了紛爭的種子，這個風雨飄搖的政府於一八三八年夭折了。隨後發生革命，五個省區變為五個獨立共和國。一八四二年洪都拉斯產生一位野心勃勃的穆納柴總統，想用武力征服中美，不幸於攻入哥斯德尼加以後轉勝為敗，在兵慌馬亂中送掉了一條性命。後來又有一位美國人威廉瓦克於一八五六年帶兵占領尼加拉瓜，用強奸民意的手段取得總統一席，他也懷抱着吞併其餘四國的雄心，他和美國最負盛名的大資本家樊特比爾向來不睦，樊特比爾在中美經商的路線被他下令取消，這位不好惹的資本家憑着金錢萬能接濟哥斯德尼加的軍費，把威廉瓦克打死在沙場中。

一八六〇年以後的尼加拉瓜和一八八〇年以後的危地馬拉都做過以武力統一中美的迷夢，不久都失敗了，於是一八九六年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三國發起聯邦運動，經美國予以承認，可惜是曇花一現。一九二一年是她們五國脫離西班牙的百年紀念，在這盛大紀念之中，危地馬拉追懷往事，又發起統一運動，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表示贊成，哥斯德尼加也不反對，惟有尼加拉瓜獨持異議，因為她和美國於一九一四年簽訂條約，把開闢運河權及海軍根據地交付美國，這是其餘四國視為切膚之痛的。她有難言之隱，不能不立於局外，可是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三國依舊進行原來計畫，簽訂

聯邦條約，選定了鐵格錫加爾泊爲聯邦首都，並且把議會召集起來。正在大吹大擂的當兒，不料首先發起統一運動的危地馬拉內部革命爆發，新總統阿利拉那走馬上任以後，打頭一件事就是宣布脫離聯邦，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異常憤激，聯合起來警告危地馬拉新政府：『假使你跳出圈子，我們老實不客氣將要和你較量一下！』這一來，危地馬拉祇好軟化，聯邦政府不是可以照舊進行嗎？料不到黑灣裏又鑽出個李達來，美國也不答應了，於是一切計畫都成泡影。

一八九六年薩洪尼三國進行聯邦運動雖說中道而廢，也得着小小一點兒成績，設立了一所中美聯合法院，地點在哥斯德尼加的加太哥地方，後來遷移到三約西。這個法院像是各國的國際法庭，有裁決兩國間糾紛之權。美國當初表示贊助，鐵路大王加拉基還捐了一所大廈作爲法院辦公處。一九一八年，聯合法院宣布維持哥斯德尼加和薩爾瓦多的主權——因爲兩國主權受了一九一四年美國和尼加拉瓜所訂條約的影響——法院宣布判決書以後無形中又得罪了美國，美國一怒之下，法院立刻化歸烏有。

五個共和國都有循環不息的內亂，其殘酷程度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內亂的起原或者由於統一黨與反對統一黨互爭勝負，或者爭總統，內亂的結果往往發生暴虐無道的獨裁制，如危地馬拉

的獨裁者嘉蒲力納於一九二〇年沒落，這位手握大權的總統厲行暴政至二十年之久，誰也不能推翻他，後來好像受了天譴，暮年忽患瘋病，纔算結束了他的統治。五國中除開哥斯德尼加略勝一籌以外，餘四國每變亂一次政府就改組一次，人民也就恐怖一次。大致看起來，每年改組四五次政府不算稀奇。

各國間雖說有這麼多翻雲覆雨的變亂，但統一中美的運動始終存在着。我們要明瞭中美黨派的情形，不能不回溯既往。從前中美在西班牙殖民地時代有進步保守兩黨，所謂進步黨就是首創危地馬拉共和國的元勳，他們反對墨西哥的武力侵略，同時也反對一八三八年由一國分裂而為五個國家的舉動，他們的子孫承襲了這種觀念，所以發生進步黨的組合。至於保守派，當初主張中美永為西班牙屬土而不必另建國家，後來大勢所趨，他們的主張歸於失敗，望着進步黨昂首天外，眼光中迸出怒火來，於是掉轉頭來站在進步黨前面，主張多組織幾個國家，藉以打擊他們的政敵。這兩派的子孫循環報復，每一次極小的政變都要搬出極大的題目來：一方高唱統一，他方反對統一。大概進步黨得勢的政府都是主張統一的，不過甲國進步黨和乙國進步黨又有溫和派急進派之分，洪都拉斯進步黨是主張統一的，中堅份子，而哥斯德尼加進步黨却又抱着冷淡的態度，還有一八九三年到一九〇九年尼加拉瓜的獨裁政府也是進步黨中人物，他們竟覺統一毫無希望而絕口不談。概括的說，進步黨總算是統一運動的

主動者，尤其是進步黨權微勢弱的时候常常把統一當做自己的招牌。

近來統一問題更談得起勁了：中美各共和國產生了第三黨，他們以統一為唯一的目標，沒有第二條黨綱，其名稱為中美統一黨，成立於一八九九年。該黨總理孟地泰是尼加拉瓜人，副總理卡維士是洪都拉斯人，各國都分布着這一黨的黨員。洪都拉斯解職總統加林德拉司及全體閣員都是統一黨的健將，他們不贊成設立聯邦政府而主張建立中央集權政府，分全部為二十省，藉以打破畛域觀念。我們再把中美五個共和國的面積、人口、國債列表於後。

國名	面積	人口	國債
危地馬拉	四二、三五三英方哩	二、四五四、〇〇〇	一千四百萬美金
洪都拉斯	四六、三三二	八五九、七六一	一千六百萬
薩爾瓦多	一三、一七三	一、四五九、五七八	二千二百萬
哥斯德尼加	二二、〇〇〇	五一五、〇〇〇	三千萬
尼加拉瓜	四九、二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三百五十萬
合計數	一七四、〇五八	六、〇三八、三三九	八千五百五十萬

從商務上看起來，自從世界經濟衰落以後，中美出進口生意變動得很劇烈，不容易得着比較正確

的統計，大概每年貿易額從五千萬到六千萬美金，處於出超的地位，以美國爲最大市場，出產物以香蕉、咖啡爲大宗，其次爲樹木、糖、牧畜等項。中美是個洪荒未鑿的寶庫，金屬礦產以及其它重要產品均未盡量啓發，這由於運輸不便的緣故。經營香蕉及咖啡業的商人都設有私人的鐵路，可是這路線僅限於工作區域，不能作爲國家及民衆的交通工具。危地馬拉和哥斯德尼加兩國都築成了一道橫貫鐵道，把太平洋海岸和加利比海岸（在西印度與中美之間）聯絡起來，然而國與國之間沒有一條鐵道，不僅沒有鐵道，就是一條泥土築成的大路也沒有。中美各國有外國貿易，而領域內兄弟之邦的貿易幾等於零，這是很奇特的一個現象。據調查，一九二九年尼加拉瓜銷行到中美的貨物祇占貿易額百分之四，從中美輸入的貨物祇占百分之一，可見她們彼此間商務之隔闕，這也是阻撓進步的一個原因。她們和外國貿易的方法很多，而不肯採用減輕成本的製造方法——這方法必須由五個共和國通力合作纔能做到的。她們採取彼此閉關主義，所以無法進行衛生及教育上的有效方法。主張統一的政客常把這些話搬出來做口頭禪，頗覺娓娓動聽。自飛機發明後，情勢顯有變遷，這不是她們利用科學進步以求改進中美關係，老實說，不過處於被動地位罷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林白上校飛行中美一帶開發了中美航空路線，同時也不啻開發了中美普通的路線（因爲中美毫無路線之可言。）林白在中美飛行着，

從甲國的都城飛到乙國的都城，這是破天荒之舉（在鐵格錫加爾泊是沒有鐵路的。）在曼那加、尼加拉瓜、三約西、哥斯德尼加這幾個國都之中，沒有一條陸地的大道。近來美國航空界闢了一條路線，飛行於危地馬拉與巴拿馬之間，是個載運客貨的定期飛行，沿途要站都降落下來，統一黨也把這個題目引證他們的主張。但實際上講起來，中美航空於商務不發生重大的影響，因為飛機運貨畢竟運得有限。記得拿破侖第三會說過，『中美聯合起來必有異乎尋常的繁榮時代，』這話當然說得很對，不過打頭一件事是交通問題，有了便利的交通然後運貨纔合算，出口貨的銷路也才旺盛些，同時對於當地居民及社會也有相當的利益。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中美統一的障礙，這障礙是不容易消除的：第一是當地狹窄的部落思想，這思想也許有出於純潔的觀念的，也有利用這塊招牌以維持其本身利益的。第二項，多少政治領袖在小小國度裏惟吾獨尊，一旦宣告統一馬上變成渺乎小矣的地方領袖，他們抱着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的見解，反對聚零為整的動作。第三，國債多寡不一，很難平均分配。第四，美國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殊權利恐怕統一後無形喪失，尤其是水果公司的特權。第五，美國政府不願意，美國前國務卿卜蘭和尼加拉瓜總統坎摩羅所訂一九一四年的條約承認美國在尼加拉瓜有開闢運河之權，美政府維持這項權利也覺得有

維持現狀之必要。

這五個共和國在我們眼光中看起來，大的像黃豆，小的像芝麻，可是當地人民却把自己看得很大，都有自命不凡的氣概。比方說危地馬拉人吧，他們以生於危地馬拉爲無上的光榮，尼加拉瓜人又覺得祇有尼加拉瓜纔是最可愛的國家，推而至於洪都拉斯人哥斯德尼加人都是一樣。他們既夜郎自大，當然瞧不起別人，假使要他們合併於他國，他們認爲是一種侮辱。實際說，外國人很難得分析他們不同之點：他們都是西班牙印第安混血人種，皮膚面貌一模一樣，祇有哥斯德尼加的白種人比較多些。有一位在美國海軍界服務的沙丁洛將軍是尼加拉瓜人，也是個反對中美統一的有力份子，還有詩人兼勞工領袖塞爾衛附和沙丁洛的主張，其餘各國軍人及智識階級抱着同樣態度的也不少。即令他們贊成統一，統一後新邦應用那一國國旗，用那一國國名，在那一國地方建立都城，這都成了很難解決的問題，因爲每個國家都想把自己作爲統一的中心區域，把各國吸收過來。從前一九二一年危、薩、洪三國聯合運動會鬧了一回把戲：危、薩兩國都爭着要用自己的都城做聯邦的都城，祇有洪都拉斯不說話，爭來爭去，沒個解決的方法，後來危、薩兩國互相商量，你也不要，我也不要，還是讓不說話的洪都拉斯占些便宜吧，於是決定以洪都鐵格錫泊爾爲聯邦首都。假使中美統一運動舊話重提，關於都城的問題這三國沒得

話說，祇有尼加拉瓜及哥斯德尼加的意見是怎樣，這恐怕不容易調解的吧，尤其是哥斯德尼加人對於他們的都城——三約西——視為美麗的仙都，在前一世紀三約西本有『中美珠寶城』之美譽，無怪他們引以自豪了。

在任何一處談到『統一』『聯合』的名詞，政治領袖必定抱着反對的態度，因為人心思亂，常常贊成搗亂派的行動，主張激烈的最易吸收羣衆的同情。中美保守黨以反對統一為其傳統政策，即主張統一的進步黨也不見得人人都是傾心於統一的，他們失意時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一旦權勢在手又不願意再唱高調了，因為統一後由國家領袖降為地方領袖，這當然不是一件痛快的事。總之，無所謂黨派，無所謂政見，統一有利於己就是統一的忠實信徒，無利於己時不必談也不願談。

講到五國國債也是一個最糾紛的問題。反對統一者往往說，『危地馬拉及薩爾瓦多的戶口比較多，地方比較繁盛，不應當叫她們平均擔負。』假使沒有國際背景，在中美未統一以前先把這件事商量好，以比例攤分多寡，想必不會發生多大困難，可是牽涉到國際背景就有所謂『外人主權』的問題了，內中以美國人所得特權為最多。我們不能把各國國債表面上數字當做有力的憑據：照前表所載，尼加拉瓜內外國債祇有三百五十萬，不能算多，可是從一九一二年起美國主持她們的關稅，有代收稅款之

權。從前尼加拉瓜借了歐洲的債款，不料視中美為禁嚮的美國不願意歐洲人投資到美洲來，馬上和尼加拉瓜商量一下，『償還了歐洲債務吧，沒有錢我借給你。』表面上看起來，美國人真慷慨，尼加拉瓜當感激之不暇，還有不願接收的道理嗎？——別高興快了，美國立刻提出要求，以關稅作抵，每年提出一部分償還美債，這也是天公地道的要求，然而——國家主權就在這天公地道四個字下斷送了。清理了遠的糾紛，惹下了近的糾紛，近的糾紛比遠的糾紛更毒辣，遠的糾紛祇損失經濟上利益，近的糾紛經濟上同樣受損失，而政治上更加一條鎖鍊了。有了近的糾紛，中美統一運動更多一層阻力。此外美國在薩爾瓦多也有關稅統制權，比在尼加拉瓜的統制方法稍稍放鬆一點，美國在該國設了一位監督，有稽考稅吏工作的權柄。又一九二五年洪都拉斯欠英債三千萬鎊，因無力償還，也由美國出頭來清理她的外債，每年償還一百二十萬鎊，分兩期付款，還本不還利，分作三十年還清，這一筆款子又出在美國身上，以稅收為抵押。祇有哥斯德尼加最反對舉借美債，認為這是飲鴆止渴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她不向美國借款而向西班牙借得一筆鉅款，這比較聰明多了，但畢竟逃不出美國的圈套：據哥斯德尼加報紙紀載，『這筆款子不是從西班牙寄來的，還是紐約銀行界掉了一個槍花，他們暗中已得着管理財政的權柄了。』這話不盡可靠，也不盡不可靠。五國中危地馬拉外債為最少，所以危地馬拉因本身比較健全而

不同情於統一運動，該國外交部長克里最近說過，『中美統一是一個美妙的夢境，因為五個共和國等級不齊，尤其是國債多寡不一。』

過去時代在中美享有特權的美國資本家反對中美統一運動，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整個的國家比較上事事上軌道，而且對外交涉也不肯馬馬虎虎的幹，祇有分權下的單獨國容易上鉤，官吏得些甜頭，什麼喪權辱國的條約都可以唯唯盡諾了（按某國不願吾國統一，未嘗不存着這種心理。）有一個美國人說，『在洪都拉斯賄通一名代表，比購買一匹騾子還要便宜些。』有一家在哥斯德尼加的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從本世紀起雇用了一名傀儡，安插在當地政府中，以供不時之鞭策。一九二八年洪都拉斯選舉總統的時候，外面有人攻擊聯合果品公司，說它不應該用金錢援助保守黨的代表，一國政治操之於外國商人之手，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那一次選舉，另有一家美國凱米爾水果公司援助進步黨的代表，雙方營業上的競爭以外國政治為鬥法地點，這更是破天荒的奇談。還有一件事，距今二十五年以前，尼加拉瓜選舉戴爾士為總統，無疑地得了外力援助。戴爾士在美國礦務公司充當一名起碼的書記，每星期工資二十八元八角三分，做夢也想不到天恩高厚的洋老闆會把他提拔到總統的地位，這簡直是以政場為戲場了，商人偷天換日的本領真令人為之咋舌。

到近來，美國大公司不願再做這種笨拙的政治活動了，聯合公司和凱米爾公司已經宣告合併，聯合公司和另外一家標準果品公司在洪都拉斯投資五千萬為修築鐵路及其它用途，聯合公司又在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哥斯德尼加投了資本，它的魄力真不小。五國中以薩爾瓦多出產香蕉額為最少。但是外國咖啡商也不願當地政局之穩定，在危、薩、哥三國的外國商人近來改換了一副新面目，這面目和易近人，不像從前的猙獰可怕了，他們不再做太上政府，遇着兩黨爭權的事體他們不幫助誰，袖手作壁上觀，（歐美資本家對中國是不是這樣的？）這當然不着痕跡，有些人歌頌他們，以為這纔不愧正當商人的行徑，但是——別恭維快了，他們笑臉中暗藏着利刃，他們覺得從前偷天換日的工作太笨拙了，用不着那麼費力，祇須臨機應變就可以從中取利。他們領悟到一種道理，假使扶植甲黨，無異於與乙黨樹敵，其實甲黨與乙黨同是一邱之貉，甲黨媚外，乙黨又何嘗是能够尊重本國主權的？讓它們胡鬧下去，誰勝利就幫助誰，祇要有款可借，還怕它逃出掌握嗎？自從外國商人改取這種手段以後，果然得心應手，他們現在唯一的憂慮就是中美聯合起來樹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假使是這樣，他們所取得的特權就靠不住了。這特權太美滿太舒服，他們不是憑空得來的，從前花了一筆資本，從腐敗的獨裁者手中賄買得來。

羅斯福未就任美國總統以前，美國對中美未嘗沒有善意干涉的義舉，這舉動雖不含惡意，至少也可以妨害中美的統一。前國務卿諾克斯的外交政策，美國人腦筋中還留下一道痕跡，他主張中美各國向美國借新債還舊債，一轉移間美國可取得代收稅款之權。假使某國不願意，美國的炮艦政策隨時可以強制執行，這正是以武力政策為經濟政策的後盾，美其名曰『美元外交政策』。諾克斯解釋美元外交政策的意義是，『我們想利用美元以維持世界和平，並增進人類相互間好感。』後來卜蘭繼諾克斯之後，不但蕭規曹隨，而且完成了美元外交政策的重大使命：他和尼加拉瓜訂立條約，美國有權開鑿一條運河貫通尼加拉瓜的境界，又規定以大谷島小谷島為美國海軍根據地（在加利比海及太平洋凡西加海灣附近），租借期九十九年。不過運河至今未開，海軍根據地也未經營就緒。有人說，『美國這番舉動意在防患未然，怕被他國捷足先得，開闢了這條運河與巴拿馬運河相競爭。』不論這話對不對，尼加拉瓜運河遲早是要開闢的。這項條約成立以後，哥、洪、薩三國都提出抗議，因為運河路線牽涉到她們三國的境界，所以她們聲稱美國單獨和尼加拉瓜訂約不能有效，美國對於三國抗議不加理會。近來羅斯福對拉丁美洲採取『善鄰政策』，也許對中美同樣地改變從前的外交路線，不過中美統一問題用不着美國武力干涉，祇要美國不援助，不做聲，就決無實現之可能。

一九三四，十，二十三。

危地馬拉人的反德熱

去年秋天，中美危地馬拉城有一家『奎特薩爾』飯店開幕，這飯店是德國人開辦的，完全用德國的管理法。當天有許多人前往參觀，但是第二天，忽然傳出一段故事：一位青年請他所素識的德國舞女伴舞，她肯了，起舞時德國經理跑來盤問那位青年是不是德國人或阿利安人種，青年人答以是危地馬拉人，經理說，『那麼你不可以和德國女子跳舞。』

這激動了當地許多青年人的公憤，把玻璃打得粉碎，不讓人們走進那個飯店。不久這飯店關了門，德國經理因肇禍被捉入獄。

旅客們形容德國人在中美這個國家高視闊步的神氣：卍字旗臨風飄展，國社黨總部每逢星期夜發出悠揚悅耳的歌唱聲舞蹈聲，Horst Wessel 曲每一字了了可辨。當『奎特薩爾』飯店出事後的那個星期日那克司電影院放映德國新聞片時，觀眾們報以噓噓之聲，失業青年主張把德國人趕回德國去。危地馬拉城的人們實在看不上眼，常有許多窮困的德國人在那裏上岸。大戰前那些德國人握有許多豐富的咖啡田，是由田主向他們押款因無力取贖而被他們占有了的，後來危地馬拉參戰時把這

些田地充公，而現在德國人還是擁有許多田地。

據危地馬拉人說，一個德國人只剩一根寡褲帶，身外一無長物，三天內他能取得一種工作，半年內能養一頭狗，一年內能養一匹馬，三年內能建立一種新事業，五年內能討一個很有錢的本地妻室。可是『非國社黨』的德國人想安居樂業是極困難的，國社黨用壓力強迫當地雇用德國人，多購德國貨物，並壓迫德國人加入國社黨；如有不肯加入的就歧視他們，或者留難他們住在祖國的親戚。

有些地方德國人與本地人同化了，但德文在那裏還沒有地位。危地馬拉有一規律，限定每個學校一定要讀西班牙文。去年德國人學校廢止西班牙文這一課是奉有德國教育部的部令，可是危地馬拉的教育部長認為德國不能指揮危地馬拉，德國教育部無權變更危地馬拉的教育政策，你們要廢除這一課就得關門，何時恢復何時開門。

科班是該國最富省區之一，有沃野和豐富雨量，還有相當的礦產。那裏德僑權力最大，差不多成了德國之一省。德僑與印第安人通婚，所以那裏有不少寬肩黃髮貌美的印第安人，他們赤腳工作，每件事都用土法。當德奧合併時，住在那裏的旅行者耳根不得清靜，因為無線電晝夜播送着德國新聞。在那裏的美國人和本地人同受德國人的輕視，開往杜爾塞河的火車上德國人彈彈唱唱，用渺視美國人的眼

光，好像說『你們是次等民族。』

美國貨與德國貨是無法競爭的：當一九三一年希特勒未登台之前，美國貨進口占百分之五四，九，出口貨到美國的占百分之三五·三，德國貨進口只有百分之一二·七，出口貨到德國的是百分之三三·一，請和下表比較一下：

進口		出口		
年份	由美	由德	到美	到德
一九三二	五一·七%	一二·二%	三七·三%	二八·三%
一九三五	四一·二%	二二·五%	五二·三%	二二·二%
一九三七	四五·三%	三二·四%	六四·二%	一七·四%

一九三七年德危兩國貿易德國出超二、六二五、九七四美元，而美危貿易美國入超為二、七四六、四三二美元，這大半由於德貨價廉的緣故，一小部分由於該國情形特殊，許多德國公司都強迫吸收德國貨。

一個猶太進口商的堆棧裏堆滿了德國貨，有人向他說，假使全世界猶太商一致抵制德貨，那麼對

於德國被虐待的猶太人一定很有益處，他的答覆是——美國貨若把價錢減低，他一定不銷德國貨。

除了德貨價廉及德國公司強迫推銷德貨外，對於美國貨還有種種不公平待遇：法律規定香蕉應由巴利俄斯港裝運出口，該港為國際鐵路終點，大部分出入口貨物都是經過這個港口的。自一九三二年起，中美國際鐵路對於美國貨的運費要比德國貨高出三倍，而貨物相同，路程相等。例如：

貨名	美船運來	德船運來
打字機	九元三角六分	一元九角三分
複寫紙	六角九分	一角九分
鐵器	一元〇一分	五角三分

再舉一個例：危政府以二十萬美元購進一千六百噸鑄鐵管鐵條，因係美船運來，所以鐵路上由巴利俄斯港運往危地馬拉城比德船運來的多出運費一萬一千四百美元，這理由至今尚難解答。外面知道的，危地馬拉兩個最大的企業組織即國際鐵路公司與聯營水菓公司均由美人管理，但因德人握有股權，不能不以優先運費給予德國貨。

據說危地馬拉城的小職員們都受了德國人的賄賂，故意延擱運貨手續，使之不及裝載美船，而由

德船運往北方去。

印第安人手織的布料，德人仿製而以之廉價傾銷，因而摧毀了當地的紡織手工業。他們還把機製衣服大批運進來代替印第安婦女的手縫衣服。還有一種珠串，印第安人用以代替他們妻子的銀項圈。從前德僑很容易取得兩重國籍，現在比較的困難了。去年五月有一隻德船泊於巴利俄司港專供德僑選舉之用，那時德僑紛至沓來，尤畢科總統因此特頒命令，凡參加選舉者即失去本國公民資格，當然有些人為保全公民資格而不參加選舉。

危地馬拉城的國社黨人對待當地人民非常傲慢，並呼美洲人為野人。六月三十一日，總統檢閱軍隊——步兵、炮兵、機器腳踏車隊、着有土著各種顏色制服的印第安志願兵等——循序經過檢閱台，空中飛機軋軋而過，當國旗經過台下時，台上每個人無論軍官、外交團、和特別邀來的客人都站起來脫帽致敬，只有一個人——站在總統旁邊的德國人故意地走向台口，岸然戴着帽子，表示褻瀆國旗的態度。

這類事常常發生，所以當地反德情緒之高漲是不足為奇的，但他們不懂得怎樣才可以阻止德國的經濟侵略。去年有許多事表示當地人民對德國之不能再容忍：當『奎特薩爾』飯店、那克司影院、德

國總會、德人慶祝蘇台德區勝利時，當地人民結隊游行，向德國總會投石，擊毀玻窗，事後德公使向總統提出抗議，總統下令『凡侵犯德人或德國財產者，處以三十日監禁。』

正在羣情洶洶的時候，格列司飯店舉行另一慶祝會，在許多德人中有一位穿制服的本地軍官昂然自大地坐在一旁，德國人向之開玩笑，呼之為『穿了軍服的猴兒』，那位軍官霍地立起來，掏出手鎗，威逼那些慶祝者站成一排，聽他的口令操演，口中還得叫『危地馬拉萬歲』『打倒希特勒』等口號。事後那位軍官投身入牢坐了三十天。當地人民引為笑談，並且稱讚那位青年軍官將來一定升為大將。

一九三九，四，十六。

中南美鱗爪

一 排猶問題

拉丁美洲是否將踵國社黨之後進行『反猶運動？』在墨西哥，『墨商自衛委員會』發起排斥猶太商運動。不久以前，所謂『小商業革命行動集團』欲於國會中通過議案，驅逐猶太商於本國商業之外。在哥斯特尼加，從德國逃難來的猶太人在歷史著名的特諾利俄區作反對『反猶運動』的呼籲。該國有一廣大的德國人居留區，其中有許多人已與土人通婚。當地國社黨領袖突然接奉希特勒的命令：『勿與猶太人通商。』在巴西，司法院長及總統伐爾加斯的顧問現提出移民議案，此案可解決用游歷護照入境而非法居留該地的一千猶太人的命運。在厄瓜多爾，獨裁者恩利奎斯頒布明令，除開有利於國家的農工從業者外，所有猶太人均須出境。

上舉各例，似乎中歐反猶運動已蔓延於拉丁美洲諸國，那些逃亡到此的猶太人從此無安枕而臥的機會。恩利奎斯的新命令一旦見諸實行，將有數百猶太人被逐出境。過去數年間，逃亡到拉丁美洲的猶太人約在二千五百至三千之間，但該地猶太人總數還超過此數約達三四倍。

經『猶太難民經濟合作會』及在德被逐猶太人其他組織的諸般努力，約有二萬人移至阿根廷。

巴西、烏拉圭、巴拉圭、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等國。最大的移民隊人數在一萬以上，移入阿根廷而成一富有的猶太人區，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猶太人聚居之地。還有自動投奔到各邦的猶太人，有些德籍猶太人學者已為教育機關所聘用。

反對猶太商運動由於法西斯機關供給報紙以材料從事於種族偏見的宣傳，迄今尚無大效；假使再加以宗教色彩，那麼猶太人將遭到真實的危機，因為天主教在當地是握有很大勢力的。幸而教堂與猶太人尚能相安無事：猶太人毫不侵犯教堂，有些猶太人參加聖餐禮，並與僧侶團交易往來，阿根廷一個富有的猶太人還出錢建築一座天主教堂。

大體上拉丁美洲的反猶運動將造成一種至有興趣的地位：假定凡與猶太血統有關的民族均須離開國境，拉丁美洲有成千成萬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在被驅逐之列，因為這些民族與閃族有直系關係。摩爾人、薩拉孫斯人、以色列人、在西班牙居留達數世紀之久，不單是伊比利安族、克爾特族、羅蒙族、條頓族，同樣猶太族與阿剌伯族都是參加西班牙民族的創造者。

當然，很多的拉丁美洲人並不疑及他們的祖先為閃族，他們篤信天主教，但從若干方面可證明他們與閃族有血統關係。

二 意大利覬覦 從羅馬飛到阿根廷的都城——不宜諾斯艾列斯——不足三十六小時的航程。有一天，意大利一小隊飛機共有三架，其一由小慕沙里尼 Bruno Mussolini 駕駛着，降落於巴西飛機場（靠近里約熱內盧。）他們第一天從羅馬出發，六千英里的飛行飛到巴西首都，費時僅二十四點四十六分。

過去不久，巴西與阿根廷向美國購買大批飛機，意大利不禁看得眼熱，她在無論何處都想戰勝美國的商業。最近數十年間，意大利在南美宣傳超出任何國家以上，前面所舉的壯大飛行僅其計畫之一部而已。實際上，她的這種政策好像俗艷宏大的歌劇，可是南美的人們已有心旌搖搖之勢。

意大利在南方大陸上能要求這種重大的權力還有好些原因：（一）美洲係一意大利人所發見，而且其名稱係由另一意大利人以其名而名之的。（二）南美用新拉丁文，在某幾部分內意大利語幾乎通行全國，正像通心粉為全國食物一樣。（三）南美洲有一千四百萬出身於意大利的人口，他們有與異國人混合的，也有尙未混合的。（四）意大利對南美殖民地頗感需要，那兒有豐富食物和原料。

三 擴充軍備問題 擴充軍備現已成爲南美洲主要問題，南美出口的大部分貨物都是換取新舊軍艦、轟炸機、高射炮、擲彈鐵甲車、坦克車等武器。

南美諸國只有委內瑞拉未參加海陸軍備競爭，但最近亦已捲入漩渦中。委內瑞拉擁有廣大油田，未欠外債，準備金達一萬萬波立伐爾（約合美金三千二百萬）國際紳士（軍火商）似乎很懂得各國財富的組織狀況，開始耿耿於此。實際上這筆小小的準備金不足供軍火商之一嚼。委內瑞拉於擴充軍備後一萬萬波立伐爾所餘有幾，這一件極有興趣的問題數年前哥倫比亞已經有過同樣的經驗了。

這筆交易依然是意大利最好的主顧。意政府售予委內瑞拉兩隻舊巡洋艦，以石油償付其代價之一部。慕沙里尼準備供給委政府更多的兵艦及商輪，同樣換取石油。數月前，美政府提議供給舊驅逐艦一艘，實際等於贈送委國。赫爾於去年說過，『如果拉丁美洲共和國不能取得美國的幫助租給若干驅逐艦時，他國政府將起而代之。』

慕沙里尼以同樣計畫施之於哥倫比亞。意、委間交易條件外間雖不得知，但有一點似已確定的：意大利在南美之北部由此獲得開發油田之權。去年哥倫比亞與德國締約以石油及其他物產供給德國，並將油田開放，允許德國投資。最近漢堡美洲線郵船公司總理賀克曼在委都加拉加司與委總統羅百慈會晤討論商業及航務，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動作。這兩種都在英美控制下，難道可由法西斯勢力攫奪以去嗎？

智利政府決定購置新式巡洋艦兩艘，其代價為二千五百萬美元，這是智利十年軍備計劃中之第一款。智政府擬以硝石及赤銅工業連同外匯方法補償這筆鉅大開支。該國左傾份子曾經反對這種計畫，但未獲成功；他們在技術上別有見解，對整個軍備計畫並不表示反對。

意、英、德、法、丹麥等國海軍製造廠加入新巡洋艦兩艘的投標手續，智政府為消釋疑慮起見一切採取公開，但是智利議員們怎能懂得投標者老練的技巧？數年前英國維克司軍火廠及荷蘭電船公司彼此互相攻訐為着爭做智利的買賣，結果它們成立了『秘密諒解』取得合同的公司須給未取得者以相當的租費。

巴西進行着海軍建設計畫，獨裁者伐爾加司向英國船廠定造驅逐艦六艘，其中三艘原擬向美國定造，因美國開價太大，這筆生意才完全落在英國人手裏。也許美國進行新海軍計畫，廠商僅能供給本國需要而無餘力應付外方；不過巴西本國船廠自行製造的驅逐艦三艘，其鍋爐及電台設備係向美國 General Electric 及 Babcock & Wilcox 兩公司承購的，其合同總額為五百五十萬美元。

阿根廷與克虜伯兵工廠簽訂大批合同之後，阿國航空部長伐得蓋爾將軍應戈林之邀請赴德國考察飛機工業，以備將來購用。

四 西印度羣島 南北美洲中間的西印度羣島裏面有個不甚爲人所知道的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她的統治者特魯基羅 (Trujillo) 是個軍政大權集中於一身的黑人領袖。多明尼加的首都聖多明各 (Saint Domingo) 創立於一四九六年，是美洲最古的城，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有直接關係。這個城市現已更名爲『特魯基羅』不用說這是替統治者留下一個永垂不朽的紀念。這個國度有一百五十萬人口，黑的、白的、印第安人種、亞細亞人種色色都有。其面積等於美國東北的弗蒙特州及紐罕什爾州兩州的總和，與海地國平分西印度羣島的春色。出產有糖、菸草、可可、咖啡等，礦產尤爲豐富。美國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曾占有其地。

特魯基羅大權在握。人們說他是一家大保險公司、一家製鞋公司、及其它許許多多應時而起的大公司的大股東，並且他做過產鹽的專利者，對於牛羊、牛乳、牛油各種國家貿易完全在他一人掌握之中。他擁有農場三千畝及其它膏腴之地，發財好幾百萬，其權力一天天增長起來。他住在有四萬五千人口的特魯基羅首都，其住宅美麗得像一座皇宮，大家提起他的名字都不由得起了一個寒戰。

他擁有正規軍一萬四千人，訓練得極好，國內反動派都被他一手削平。本年軍費爲一百六十九萬美元，占總預算百分之十六。他與近鄰海地國有長久的國界糾紛，去年才告一段落。他懂得一切新式建

設如修築公路、造成一座鋼骨水泥的大橋及其他公共建築物，使首都形勢煥然改觀。對於學校採取國家主義的教育，而軍事訓練及經濟建設運動亦在同時並舉之中，不過本年學生入校的平均數却比一九二〇年降低了。

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議員、地主、學生、新聞記者、勞工都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他有唯一政敵名叫馬拉爾斯，今年四十一歲，是個白種人而為經濟學者，歷任多明尼加的駐外公使，曾充國聯參事會副主席，他是去年被特魯基羅一脚踢出去的。有兩個美國人無端被害，還有意大利駐多領事巴爾達利被特氏監禁起來，直等到意大利遞出哀的美敦書聲稱派艦轟擊時才得釋放。

特氏現年四十四歲。於一九三〇年，秉政，一九三四年被選聯任，是由軍隊及政府監督農民集合之下成功的。特氏有一個兒子年甫六齡，現授陸軍上校，並且還是個老牌上校，因為這個乳臭上校膺任已有三年之久了。有一座頂大的渡橋是用特氏兒子的乳名命名的。

最後還得說一句：該國首都有一個頂大的招牌，用紅白藍三色電光纖成幾個大字，每個字母有一尺來高，用西班牙文寫着：『上帝和特魯基羅。』

一九三六。

五 洪都拉斯政情

中美洪都拉斯是個天府之國，其面積等於美國賓夕文尼亞州，有四萬四千

二百七十五方英里，上有美洲最富的森林及農地。香蕉爲其主要產物，美國人所吃的香蕉百分之八十是從該國運來的，此外尚有可可、牛尾菜、棉花、甘蔗、烟草、咖啡、木材、等項產物，礦產及金礦亦甚豐富。可是人口僅有九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五人，平均每方哩僅住二十一人，其中尙有三萬五千人爲各種土著。該國內亂頻仍，爲拉丁美洲諸國之冠。現任總統加里亞司係國家主義黨領袖，今年五十五歲，他相信六年之內可以完成國家的復興事業，一九四二年可使選舉納於正軌。其敵黨有自由黨及共產黨，常常舉起叛旗。加里亞司採取高壓政策，國人有逃往哥斯特尼加（另一國名）而以該國爲革命之策源地的，總統所屬軍官三百十七名及兵士一千九百八十名忙於勦伐叛亂，去年總統才勉強地接受叛軍首領杜拉斯的妥協條件。議會爲安定人心起見，允許分地給農民，並且允許他們免費運入農業機械，但是有一件，凡是受到這種優待的須先舉行宣誓手續，聲明決不參加（或贊助）共產黨及無政府黨。

一九三七。

南美四國動態

一 危地馬拉反德 缺少糧食的德國人幾月以來想把拉丁美洲當做他們的倉庫，尤其想得利害的就是出產咖啡、香蕉和香糖膠的危地馬拉；不過德國人雖想得利害，那些拉丁美洲的主人們也漸漸防得利害。

向稱『德國人之良友』的危地馬拉國總統尤必哥將軍忽於六月初旬頒布命令，凡該國受有外國補助金或接受外國命令的各機關一律不得享受法律上的保護，這種機關當然包含着德人移民區的國社黨機關、德文報兩家、首都國社黨所設德國大學等。

這舉動好像不是獨裁者尤必哥的本意。去年他宣布停止憲法，並以希特勒式的公民投票把自己弄成總統的聯任者，其任期延長六年，至一九四三年止。

這位薄嘴唇的將軍受了顧問的包圍，顧問們眼中所看見的只有『賢鄰』羅斯福先生，所以勸他不要加入什麼防共協定，但是過去該國為承認偽『滿』阿比西尼亞、奧國、和西班牙佛蘭哥政府的首批國家中之一國。

他要求鄰邦英屬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割讓一塊地給他做香糖膠的大西洋出口，假使英國不答應的話，他準備以四十萬鎊向英人購買百里師(Belise)，這塊土地包含英屬洪都拉斯的首都及主要地帶。老實說，英國人取得這領土也是出於偶然的：十七世紀時有些英國海盜舟破飄流到此，倒成了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

英國人提議這件事應由海牙國際法庭審定，至今尚在擱淺中。就在這時候，德國國社黨員及移民源源而入，卜居於該國咖啡及香蕉的產區。一九三七年德國對危貿易超過了美國，並且取得鐵路運貨的優待權，即美國貨須運費三元的，德國貨只需一元。

尤必哥爲什麼陡然與德國翻臉？這當然爲着見好於『賢鄰』和美國商人，同時可見好於英國，可使購地問題有一接近的機會。此外，尤必哥不願再爲德國的傀儡，危人對於德國移民之源源而來不無疑懼，這些都是該國改變傾向的因素。

二 巴拉圭總統改選 小小個子、臉色蒼白、前額覆以黑髮的愛司的加利比亞將軍(Jose Felid Estigarribia)常被呼爲『現代拿破侖』。五年前大廈谷森林之戰他以一敵四取得最後勝利，凱旋後他受到一次意外的挫折。

五月上旬，自由黨選舉他爲巴拉圭總統，贊成票九三、三二九票，反對票一二、九八七票。事有湊巧，他在大廈谷戰爭中的敵人——玻利維亞國的卜許上校（German Busch）於兩星期之前變成玻國的獨裁者。

大廈谷戰爭之後，愛司的加利比亞將軍因功受有上賞，這給予法西斯派佛蘭哥（這是巴拉圭的佛蘭哥，名爲 Rafael Franco）一個煽動軍隊的機會，把愛將軍逐走了。

此後巴拉圭演着循環不息的內亂。一九三七年爲變亂最多之一年，一年中換了四個朝代，最後由穩健派白伐 Felix Paiva 暫代總統。白伐重訂憲法，恢復了愛將軍的名位，任爲駐美大使。最近巴拉圭人要他們的『拿破侖』回到國來。白伐於八月八日代理期滿，他將要回到亞松森（巴京）大學教授的、老位置去。

三 巴西不速之客 五月下旬，意大利郵船『大伯爵』號駛入岩石巉巖的里約熱內盧灣，碼頭上的閒人都被二百名戴紅帽子的警察趕開，碼頭入口布置了層層密密的步哨網，許多年以來巴西京城從來沒有這樣戒備過，是那兒來的一位貴賓，威風如此之盛？

只有持有意大利駐巴西法西斯總部的通行證的才能上船去迎接那位貴人。一會兒，海軍汽艇載

着愛達女士——慕沙里尼最疼愛的孩子，齊亞諾最敬愛的夫人到巴西白相一遭。

意大利駐巴西大使尤各索拉恭迎如儀，陪着她在該城最熱鬧處 Praca Maua 登陸。她睜開鳳眼一看，黑壓壓都是些警察步哨線，把她所要看的風景都遮斷了。她在森森劍戟中跳上汽車，由機器腳踏車隊前呼後擁着把她送到意國大使館。

幾百名特別挑選的意大利法西斯黨員持着通行證到碼頭來想一瞻貴夫人之顏色的，結果連一眼都不曾看到，只有幾位新聞記者得有允許，走到船上駕駛台，看見愛達女士穿了綠色鑲白的衣服，頂着白色頭巾，講了幾句不相干的『初臨貴邦不勝榮幸』的話。

事前沒人知道，所以巴西人都在猜想她的來意，也許她想把意大利人每晨所飲的咖啡帶回該國去吧？

數年來出產咖啡最多的巴西與全能國『以貨抵貨』的交易都是全能國占了上風，美國懼怕巴西將淪為德意之外府，才出頭來干涉一下。三個月之前，巴西外長阿蘭哈博士到華盛頓進行談判，取得二千四百萬鎊信用借款，而以巴西放鬆外匯統制政策為條件；同時美國增加巴西的咖啡貿易，使巴西與全能國以貨抵貨的交易趨於減少。

巴西國陪着笑臉請全能國以現金購買咖啡，此後除欠免言，慕沙里尼聞之大怒，他下令禁止法西斯黨人喝他們所最要喝的咖啡，連國會中咖啡館也奉到同一命令。

巴西蒙泰洛將軍(Goes Monteiro)被邀將作柏林羅馬之行，忽然之間，美國新任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訪問巴西，與蒙泰洛進行講話，蒙泰洛擬中止德意之行。

這樣看起來，愛達女士這次到巴西似乎不止是『白相』，或者還有政治任務。她宣稱將往巴西南方咖啡產區中心地及百萬意大利僑民集中的聖保羅城盤桓幾時，巴西總統伐加司正在考慮怎樣款待嘉賓的辦法。大概愛達女士將掉翻蓮之舌，說服巴西店主把咖啡賒給意大利人。

一九三九，七，一。

四 阿根廷的恐德病 德國商人裘爾格司寫了一封信給阿根廷總統阿蒂慈，並且獻出一箱秘件，都是國社黨在阿活動的紀錄，阿京特務警察便把全國二十五萬德人中所有德國秘密機關包圍起來，結果，裘爾格司以偽造罪被捕，但是他的話至少有一部份是正確的。

裘爾格司過去曾任暴風隊舌人，他的妻子被希特勒拘禁於集中營十個月，他立志此仇必報，所以利用他現任德國大電氣廠派駐阿京的代表的地位搜集希特勒對阿的陰謀證據，他把國社黨在阿根

廷極南地方 Patagonia 的種種密謀及與當地『領袖』莫勒互相勾結的情形都揭發出來，並且同意於進行檢查時把他拘禁起來待質。

北自薩爾泰油田，南至風吹浪打的好恩角，偵探網遍布全國。警察在東方海岸 Gomodoro Rina-
taia 城國社黨總部搜查後，捕獲德國 Hans Christian Lahusen 廠駐阿經理洛卜，這人曾任德國
軍官，又在 Patagonia 捕獲德國舞場舞女一人，不久莫勒亦被捕獲。據說科爾多巴省有一所秘密無線
電台專收德國密碼發來的命令，但始終並未搜到。

經過聯邦檢察官檢舉後，那位『德國小領袖』以無充分證據被釋放，而裘爾格司以誣告罪被禁。
阿京紛紛傳說，這是受了柏林的壓力，只好化大事為小事。

德國代辦提出三次抗議，力斥非法搜查之足以危害兩國邦交，否認德國對 Patagonia 有密謀。最
後一張照會從未發表過，其內容為：『倘不立釋莫勒，德國將採取報復手段。』

但是偵緝處在國社黨搜獲的公文裏證明阿國內每一國社黨黨人都是間諜，接受上級命令，而上
級命令是以柏林命令為根據的。

一九三九，十二，二十七。

中南美六國政情

在歐亞及非洲問題這樣複雜的時候，很少把眼光投射到南美洲的。現在略將南美六個國家的概況敘述一下。

產咖啡的巴西鬧過一次中途夭折的革命，政府罵他們是共產主義者，其實那裏是這回事：他們的背景有正規軍師旅，有航空學生隊，首領還是貴族階級，抱着遠大思想。革命軍宣布戒嚴令六十天，殺了好幾十人，囚禁了好幾百人，結果政府取得勝利。總統伐加士也是一九三〇年由革命出身的，他原來標榜着革新政綱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工資、星期休假、工廠衛生、商店組織委員會等，巴西一般社會狀況由於咖啡生產過剩及人民游手好閒的結果已有江河日下之勢，因之伐加士所標榜的政策大得人心；然而當他爬上高枝後，一切都成了不兌現的支票，這次革命不過把伐加士當年得意文章再抄一遍，如果說他們是共產黨，那麼伐加士當年便是共產黨的老前輩。誰都知道，把『共產黨』這頂帽子套在革命黨頭上是再好沒有的辦法，政府因此對外可得資本主義國同情，對內可得一部分人的擁戴。巴西面積很大，人口也有四千萬，葡萄牙、日耳曼、印第安、意大利、日本各色人種都有，好像開染坊

一樣。聯邦下共分二十邦，內以聖保羅、密那斯日賴斯、里約哥蘭的三邦爲多亂之地。巴西北部產咖啡、橡皮、與糖，南部則爲一片廣大牧場。

委內瑞拉的獨裁者前總統貢麥資享年七十八歲，現已壽終正寢。這位老先生屢仆屢起，其獨攬大權統治全國的時期達二十七年之久，在這時期內陷該國於水深火熱之中。他生平不娶老婆，却有乾兒子八十位，前副總統也是乾兒子之一。他的搜刮本領，閻王聽了會搖頭，玉帝聽了會嘆氣，據聞其私財有一萬萬美元之多。在這小小國度裏油的儲量最富，外人投資很多，國家財力雄厚，預算平衡，沒有什麼外債。公路建築得極好，都是政治犯的血汗。政治犯也是委內瑞拉的產物。此外農人不付地稅，且可向國家農民銀行取得大批借款。全國人口共約三百萬。

古巴新任總統也叫做貢麥資，（委內瑞拉前總統爲Juan Gomez，古巴新總統爲Miguel Gomez）係由人民普選。老實說，普選是一種形式，真正的後台老闆還是那位掌握軍政大權的巴狄斯泰將軍。新總統曾任首都哈瓦那市長，係一自由派，最反對前總統馬加達的獨裁政治。馬氏於一九三三年被打倒，現在做了亡命客。這次總統選舉女子初次獲得選舉權，急進派悉被排斥；老實說，是軍人一手包辦的。古巴現已獲得國家的平等自由，因爲美國對古巴的不平等條約已於兩年前自動廢除。可是糖的出產仍

以美國爲尾閘，須與美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如美國高築關稅壁壘，古巴經濟將受嚴重打擊。古巴人口約有四百萬。

墨西哥情形最特別：資本主義的政府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文化上美術上件件都塗上社會主義的色彩，但祇是一塊空泛招牌，借以博取同情與擁護。列寧是舉國崇拜的偶像，可是墨俄兩國斷絕國交。墨西哥大地主養尊處優如故，政界仍保持『將軍』的崇號，且非此不足以自豪。的確，理論與事實是常常背道而馳的。全國人口約有一千六百萬。反對宗教式的教育，採用社會主義化的教育，其實這是一種手段，假社會主義化之美名奪去教堂的教育權歸之於國家而已。現總統加爾狄拉斯與前總統加理士素不投機，現總統側重經濟改造，前總統側重宗教改造。該國共產黨穿紅色襪衫，呼口號比莫斯科還要熱鬧。

巴拉圭是大廈谷戰爭主角之一。自戰事結束後，又在國內演了一齣有聲有色的武劇：佛蘭哥是大廈谷戰爭中屢戰屢勝的大英雄，不料本年二月間政府說他勾通共產黨，並受蘇俄接濟企圖危害國家，把他逐放到阿根廷去了。二月十九日，佛蘭哥人不知鬼不覺地回到巴京亞松森，霹靂一聲自立爲臨時總統，把前總統阿雅拉和大廈谷戰爭時的總司令愛斯梯加里比亞將軍逐走。這兩個異常狼狽，倉皇乘

坐一隻戰艦由巴拉圭河逃出虎口。阿雅拉是一位精明強幹而且勤政愛民的總統，長於理財，積資鉅萬，美國資本家在巴拉圭投資的把她當做好友，所以國人攻擊他，罵他是外國資本家的走狗。佛蘭哥驍勇善戰，是廈谷戰爭的戎首，軍中極敬愛他，同僚却都嫉妬他。他不是共產黨，但算得十足的搗亂派。今年才四十歲，身長五尺，魁梧奇偉，因久於馳騁疆場，臉色老是黑炭般黑，而灰綠色眼睛却又因此越顯得奕奕有神。他的衣服修潔有致，儀表堂堂，說話開門見山，不離軍人本色。他在就職之先宣言『外崇國信』，遵守一切友邦條約，所以玻巴新締結的和約大概不會發生影響。

秘魯是南美模範國，所謂『皮路文化』係公道、正義、和平、安全各種政策的結晶體，漸漸推及南美全境了（按皮路係秘魯國王）。南美如在十六世紀時不受西班牙侵略而以和平方式與歐洲接觸像日本一樣，其進步當不止此。現在南美有一種流行的口號，『回到印第安去』意思是以南美固有文化為基礎，再吸收歐洲文化。

一九三六，五，十。

墨西哥與西班牙

若把委拉古盧斯 (Vera Cruz) 一州作為觀察墨西哥政情的一個標本，那是再恰當沒有的。委州在墨西哥諸州中既非十分退化，亦未見十分發達，是個人口多、面積大、物質豐富、土地肥沃的地方，同時也是新舊兩勢力搏鬥最烈之區。去年六月，該州州長阿爾特米蘭洛 (Altamirano) 在墨西哥城（墨西哥首都）被刺事件曾轟動一時，阿氏是下議院左傾議員，該案發生後警察很快地查明與政治有關，而且刺客是委州大產業家所主使的。

阿氏是人民陣線領袖之一。墨西哥這種組織與西班牙有類似之處，所以阿氏是工會及農民協會的一個良友。自他慘遭毒手之後，請願書雪片似地遞到大總統加爾德納斯 (Cardenas) 之前，所要求的不單是迅速懲凶，同時還要澈底肅清反動派，從這裏可見墨西哥仍有一部份封建勢力想用暴力達到他們目的。

加納柏 Jalapa 是委州美麗的首郡，在該郡任何角落裏同樣找得出新舊兩勢力互相磨擦的跡象。一般高貴的太太們不住地搖頭太息說，『現在是一代不如一代，在革命之前三十年，加納柏才有欣

賞的價值呢。』然而工人觀念恰恰相反，他們的意見是，『未革命之前加城是活地獄，現在才露着一線曙光，但還在期待着未來幸運。』

加城仍有大產業的特殊勢力。州長被刺時，那個首屈一指的大產業者曾因嫌疑被捕而得釋。在他勢力圈之內，凶悍的警衛遇到外來面生之人往往先放一鎗然後再施盤詰。他的製糖工業及火油工業雖用現代機器，而其社會組織仍保持中世紀的封建色彩，農人和工人們住於附近村落內，其性質不啻農奴，對於大產業者負有長期債務，時刻處於衛隊監視下。

一九一七年墨西哥現行憲法頒布以來，一切封建制度形式上已被法律所摧毀，事實上仍有若干部份之存在。在這特殊情勢下，有些乖覺的大地主們舉其產業利息之一半孝敬強有力的革命軍將領，而托庇於其勢力下。有一個時期委州政權落於左派之手，但駐軍將領為保護其財產及大地主財產起見，心目中那有州政府命令及國家法律？到現在，大產業者已蓄有私人軍隊五百名，備置新式鎗械，自去年以來，這個私人軍隊幾乎成了其它各地大產業者共同的軍力。

加爾德拉斯就任總統以來，聯邦政府積極進行分田工作，但在上述範圍之內名義上劃分得清清楚楚，事實上不是那一回事。當農民按圖索驥時，如狼似虎的軍隊鳴炮致敬，嚇得他們紛紛倒退。大產業

者曾作明目張膽的表示：如至必要時，雖以武力周旋亦所不惜。當前任州長阿氏競選時，他們曾以種種方法阻止其當選，不幸失敗，便結果了他的性命，因為阿氏是主張分田制最力之一人，同時是他們的眼中之釘。

那些大地主是否毫無理解的罪人呢？從外表看，他們是誠篤而和藹的紳士，他們包裹於舊習慣及舊法律之下，心目中只有舊的墨西哥。他們當中有許多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革命過程中被掃除了的，其苟全至今者都否認一九一七年所頒布的新憲法，要維持其正當財產與自由。而在加城農民協會方面却抱着極端相反的見解，據該會中人說，過去三年中地主所豢養的衛兵共殺害農民至二千五百人之多，州長阿氏之死使他們感覺非常憤怒，深以總統過於優容為遺憾，但他們對於聯邦政府是具有信仰的，所以他們未便公開向地主採取抗爭的態度。

若把委州農人與莫洛斯 (Morios) 農人比較一下，則又有上下床之別，因為後者分得土地即已深感滿足，不作分外之想。當革命方在進展時，莫洛斯農人追隨於查柏泰 (Napatá) 之後，何嘗不是些熱情如熾的革命者？現在革命取得代價，大多數革命者都變成了地主，深以土地之所有權為可貴，便無再侈談革命之必要了。一位美國記者曾往耀特佩克 (Yautepéc 一座小城市) 訪問那些胼手胝足的農

人，他們異口同聲說，『我們都不是共產黨，我們有田可耕，可以傳之後代，誰願把土地交還給政府呢？』委州農人根本上不覺私有財產之可貴；他們每次想要依據國家法令領取土地時，都給地主們惡狠狠拒絕，所以委城在政治、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都成爲新舊勢力爭鬥的地點，同時也是墨西哥改革過程中之一大阻力。墨西哥係農業國，其人口百分之七十爲農民，在政府分田制雷厲風行之下，仍有半數未分得土地的。政府對分田政策是採取愈快愈好的計畫，而大地主仍在死力掙扎中，然則墨西哥是否將成爲西班牙第二呢？

在很多地方看，墨西哥與其祖國（西班牙）走着同一路線：一九三一年西班牙政府採取分田政策，而一九三五年六月墨總統加爾德拉斯同樣採取分田政策，這兩個政府同樣想用有組織及合理化手段達改造國家之目的，而不苟同於急進政策。但是西班牙已爲前車之覆，墨西哥能不踏上同一的悲運嗎？墨西哥舊勢力之存在一由於交通不便，二則政府內部之不一致亦是一個不可掩的事實，例如某閣員對於總統所推行的政策大體上是非常贊同的，但把這些政策推行於委州之內則不惜百端加以阻撓，理由是他與委州大產業者保持特殊關係。

墨西哥能否不蹈祖國覆轍誰也不敢下一斷語，不過從好幾處看來似乎尙不至此。加爾德拉斯總

統之毅力是顯而易見的，其推行分田制成績已抵得前任當局者二十年成績之一半，而現在仍在加緊進行着。去年十一月他把勒根納區（Laguna district 屬於柯亞赫拉州 Coahuila）的一塊大棉田分給貧農，表示其硬幹不屈的精神。去年九月他把威脅政府的『金衫黨』解散，驅逐其領袖出境。墨西哥軍隊歷史上原是殘忍好亂的私人工具，自經積極整理以來已漸改變其素質，遇有意外事變可為政府効命而不至漫無紀律。

還有一件是墨西哥政府千載難逢的運：從前反抗政府的暴動往往在北方起事，原因是北部接壤美國，可從美國取得軍火到手；自美國採取『善鄰』政策以來，美國偷運軍火出境一事已漸有絕跡之勢。多年來墨西哥人心目中之美國不啻一個『可怖巨影』，然而到現在，縱令窮鄉僻壤的委州農人們一提到羅斯福的大名都表示相當敬愛之意。

過去不久，在委州港口停留着一艘西班牙輪船，該輪係為西班牙政府軍運輸彈藥之用，許多墨西哥工人們不惜耗費寶貴光陰免費為之服役。據卸貨工會總幹事說：『我們若把脚夫所耗費的時間及其工資計算一下，已有一筆鉅數了。假使在墨西哥國境之內不幸發生與西班牙同樣事件，不消說得，我們是怎樣加倍賣力啊。』

墨西哥的在朝黨

過去十年間，墨西哥政局時有變遷，而以現在之變遷爲最大。自國民革命黨繼續擁有政權且能充分行使政權以後，其黨綱差不多就是國家法律，它決定一項政策國家馬上依樣葫蘆，使這政策發生法律上的效力，所以黨的集會在墨西哥是件很重要的事體。試舉一例：去年十二月三日該黨在夸來他諾（Queretaro）開會，議決一條大政綱，會沒有開完，國會馬上把它的議決案變成了法律。夸來他諾議決的政策中有『六年計畫』在內，這是前任總統卡耳司在數月以前提出，經現政府潤色而予以充實的，其內容有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要點如下：一、提高工人生活程度，二、制定最低限度工資，三、厲行普及教育，四、完成農業計畫及公共工程計畫，五、尊重邦交。卡耳司是一個很有作爲的政治家，當他提出這計畫時有一段說明：『我知道比這個更急進些的政策也可以提出來，但我們試行社會政策，若把大多數民衆做犧牲品，是一種罪過。』六年計畫是依據研究所得及歷年經驗，換句話說，是與國家需要及期望相適合的。

國民革命黨大會中有代表兩千人，包含着各州州長在內，不僅通過六年計畫原案，而且大家很高

與地通過了一件補助案，這是維拉克盧斯（Vera Cruz）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憲法第三條』推行社會主義的教育，使初級及較高級教育都要社會主義化。同時大會中又議決把國家農業委員會變為政府中之一部，以便分配土地給予農民。大會閉會後一星期，下議院有一個委員會於十二月十六日提議學校內須採用社會主義的教材，同時取締宗教機關及牧師設立或指導初中兩級教育。過了四天，國會又提議修改憲法——關於農業改良政策——這議案已由國會發交州議會。憲法原文中規定『授權總統並經農業部同意，總統得沒收人民土地分給耕者，而不許地主向法院起訴。』這種蠻幹政策國會似乎不以為然，所以修正案規定徵收土地時應以公債償還地主的損失。不過墨西哥農業公債至今未收回者還有八萬萬比索斯（Pesos），等於現在二萬萬五千萬美金，不騙人的代理財政部長曾經聲明這筆公債將來是沒有收回希望的，這樣看起來，國會中婆婆媽媽的政策也不過是騙騙小把戲的政策而已。要使這議案發生效力須取得州議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他們真是敏捷無比，國會交下來祇有三天，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全國二十九州中已經有二十州同意了。至於下議院所提各級教育須要社會主義化一案，要等下次國會常會討論。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會又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以九個月為期。總統以命令公布六年計畫，從

今年元旦開始。特權中最可注意的有幾件：一、在下次國會開會以前（會期是今年九月一日）總統有修改一九二六及一九三〇年煤油法案之權。二、有修改國籍法之權。三、有權變更國外使領制度。四、可促進民法刑法之改良。五、可製定商法。六、可發布獨占性的規章。七、發布公共衛生的議案。八、使全國道路有統籌畫一的方式。本來總統對於各州財政及國防農業改良等項都有一種特權，現在是錦上添花。

夸來他諾國民革命黨大會中又推選了一位候選總統（本年七月正式選舉總統）被推者為加爾狄拉斯（Cardenas），今年三十八歲，二十年前參加革命，是一個活動份子，做過國民革命黨領袖，入閣兩次。這個假選總統就等於實際上未來的總統，因為黨權高於一切，黨的行動即是國家的行動，所以這位未來總統欣然接受了黨的推選，並且聲明幾點：一、願負政府全部責任，同時受黨的領袖之指導。二、除開贊同六年計畫以外，並主張把移到墨西哥境內的外國人遣送出國。三、厲行反宗教法律。四、公務上給予女子以較大機會以發展其能力。五、外交態度在不損國權的立場上同時與有血統有商業關係各國增進睦誼。六、軍隊繼續為貧民的保障，且為社會革命的源泉。這一種聲明無異於變相的宣誓就職，也就是未來的墨西哥政策。

今年墨西哥預算案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會休會前通過了，共計是二萬萬四千三百萬比索

斯（等於美金七千萬）比去年預算案膨脹一點，其中最大一筆是軍費，約占全預算四分之一，應還內外債四〇、六六九、一八〇比索斯，教育經費三一、二三五、一八三比索斯，修路三〇、四二九、〇五四比索斯。後兩項駐墨美大使稱爲『墨西哥最迫切的需要。』

一九三四，四，十三。

墨西哥的改革政策

以內爭與地震馳名於世界的墨西哥，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加爾德納斯就任總統以來（任期六年），對於社會經濟機構之改革是採取大刀闊斧的手段：第一步關於全國財富之再分配，要把資產階級的財產由政府予以沒收，分配一般平民；第二步爲使平民保障其所得財產起見，要給予他們兩件武器——鎗枝和教育。墨西哥常常鬧着革命，現在已走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去年十一月，加爾德納斯頒布強制收用土地法，不僅對本國高層富者投一炸彈，同時侵害到外國資本家的身上。誰都知道，美、英、西班牙三國在墨西哥投資甚多，尤其是美國，已達十二萬八千萬元的鉅額。這三國資本之使用以種棉事業爲最廣，其中心地點爲諾加里，現已被政府無條件沒收而分給一般貧農了。美國自羅斯福總統施行『善鄰政策』以後，對於外來橫逆只能忍着，一肚皮悶氣，英國忙於歐洲問題，沒有閒情顧及中美權利，西班牙正在炮火亘天之際，毫無發言權，加爾德納斯趁着這機會隨心所欲地幹了一下，國內雖然引起一片的反對（大地主及教會等），但在武力鎮壓下沒有抬頭機會。加爾德納斯所沒收的土地，其面積達一百二十五萬英畝（其中已開拓部份計有五十萬英畝）。

分給貧農三萬人。截至現在止，該區域之內每年棉花產額共二十七萬五千包，價值二千萬元，自經分配後，以貧農技術之拙劣及資本之缺乏，預料今年收穫將減至十五萬包，明年更將遞減為五萬包，而其中心城市托勒翁之繁榮趨勢亦必為之逆轉。這次政府的措置事前毫無準備，當地貧農原來在地主手中領取工資度日的，一旦自己做了土地的所有者，不懂經營之法，過程中所受痛苦必較往日為甚。當美國解放黑奴時，黑奴得以呼吸自由空氣，但是他們從主人家中走出來，感着無家可歸的痛苦，反有深怨林肯之多事的，墨西哥貧農正有同樣感覺。

舊地主從美國輸入價值四十萬元的農具，今年由政府沒收後，還要增加兩倍以上的農具才能適應當地需要。該地貧農並非技術熟練的工人，今後收穫欲與地主時代相埒自然不是一件易事，而且貧農從農奴狀態中解放出來，其一切部署都是毫無頭緒的。但政府政策的着眼處不在經濟及生產，而係解放農奴的社會政策（政府已宣言一任貧農自由處理所領得之土地）。

除土地政策外，加爾德納斯所倡導的民族主義之強化政策同樣使外國資本受到很大的犧牲：如
一、美國大軍火商業都龐公司在墨西哥市的工場勞動者對於美籍及本籍工人向有不同的待遇，現已強迫一律採用自由契約。二、不久以前，墨西哥市美國資本所經營的金屬工場發生罷工運動，本籍工人

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八十，在政府援助下，以增加百分之六十獲得滿意解決。三、大陸橡皮公司同樣發生罷工之舉，工場均被封閉，工人卒得勝利。四、美國新聞大王赫司脫在墨境擁有百萬英畝大農場一所，墨政府擬予以沒收，據聞赫司脫自動讓步，已以七千英畝獻予墨政府，並與農場工人改訂優待契約。

墨政府以空前數字即每年投一千七百萬元為推廣農奴教育之用。並聞政府供給農民六萬鎗枝，使之抵禦舊地主及它方的襲擊。至於進行農村教育的方法，一方增加學校數目，一方強制施行革命的、平民的、及理論的墨西哥教育。這些辦法，教會視為蹈襲了共產理論，足以破壞整個社會組織，所以有好些地方發生鎗擊及反抗運動。以面積二百萬基羅人口一千七百萬的一個國家為澈底推進教育起見，所設教育委員會共達二十個之多。該國有一特點，即全國教師數目幾與全國兵士數目相等：兵士為五萬八千人，而教師亦達五萬三千人。還有一件事怪有意思，墨政府拚命進行排外政策，同時却由教育部長下一命令，取締足以引起美洲民族之反感的教育，對美洲各國不許發表無意識的批評，對墨西哥英雄不許與外國英雄互相比照。該國有二十三個師範學校是採用羅西奧教授（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的教育原則，其要點是：『墨西哥人從小孩起應在學校之內受到關於飲食、衛生、商業、炊事、播種及其它職業教育之訓練。』

一九三七，三，九。

從美國到墨西哥

從美國得撒州拉里多地方到墨西哥城有一條汎美公路，計長七百八十六公哩。當七月初旬該路舉行通車典禮的時候，代表美國的是美國副總統加納（Garner）曾到過中國，代表墨西哥的是墨西哥內閣總理赫氏（Hay）。加納笑容可掬地說，『願此後兩國間和平親睦的商旅從這條路線為起點而無遠弗屆。』赫氏接着說，『本路之興築並非基於商業關係，係出於美墨兩國民族友好的動機。』

追溯四百年前，西班牙探險家伐加（Alvar Nunez Cabezade Vaca）發現墨西哥城，是從佛羅里達經過格蘭得河的第一個白種人，他取道於深林叢菁之地，備嘗險阻。隨後幾世紀以來，想從陸地達到這個阿斯泰克人（Aztec）的首都（墨西哥人為阿斯泰克族，其首都即墨西哥城）是非常吃力的。直到前世紀之末，在墨總統爹亞士（Diaz）時代，從拉里多到墨西哥城才修築了一條鐵道。

近幾年以來，墨西哥工程師及工人在這七百八十六哩公路上胼手胝足把山洞鑿開，共費去一千七百萬美元。這條公路與美國其它公路相啣接，一直可達到加拿大，現正計畫由中美向南進展，直抵阿根廷，完成一萬二千哩的長路線。

這條已築成的公路從美國而南，沿着墨西哥東部迤邐而行，起首六十哩是一片平坦之地，路基用三合土築成，再進四十五哩沿着馬紐里克（Manulique）山路，高出海面約一千五百尺，風景美麗如畫。最初映入游客眼簾的是鋼鐵中心的蒙泰累城（Monterrey），也是融合墨西哥新舊文化於一爐的一座城市。由此向南，經過崇高而俊偉的重巒疊嶂，達到以橋林馳名於世界的蒙德馬累羅斯（Montemorelos）。在距離拉里多約一百八十哩的維多利亞（Ciudad Victoria）地方產生熱帶的美麗植物，由此地往南十二哩便是『夏至線』。

由此再過八十哩是一片甘蔗園地，野雞、山獅、野鹿、野豬、野貓出沒於濃陰碧幕間。過此則徐徐而下，直到瓦利斯（Volles）火車站，却較海面為低。再經過幾升幾降，行約二百一十一哩，到了馬祖開利（Mazucaltepec），高出海面六百尺，為乘客絕好的度夜地。以後二百三十哩步步高升，直高出海面五千五百尺，這便是厄爾比那里托高原（El Pinalito）。再經過加卡拉、梯查尤卡兩個地方，便到了高出海面七千尺的墨西哥城。上月舉行通車典禮時營業極盛，並有臥車設備。

我們附帶把墨西哥政情紀述一下：墨總統加爾狄拉斯（Cardenas）在兩年任期以內已將土地五百萬畝分配於三十萬農民，可是墨西哥的工聯會以托里多納（Toledona）為領袖反對加氏的『微溫

社會主義，』主張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價、沒收資本、厲行國營政策，到處宣傳着革命，鼓動農民加入，但加氏右臂國民革命黨首領博資基爾(Potes Gil)則在農人中樹起了深厚勢力，由政府分予農人土地，這兩黨至今仍在對峙中。

一九三六，八，十七。



南美洲森林中之惡戰

大廈谷戰爭現已停止。關於這問題，國聯用盡心機向雙方忠告與威嚇，在玻京及日內瓦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英美當局都勸告本國軍火商莫向兩個交戰國販賣軍火。可是以前雙方在大廈谷殺紅了眼睛，在那卑溼沮洳之地，氣候十分炎熇，談不到衛生設備，戰線長達三百公里，從玻利維亞南部到阿根廷北部，玻軍八萬人苦守着最後陣地。雙方中點及北向陣地築有堡壘一線，從森林中開闢一條道路，每一堡壘內駐兵十餘人至數千人不等。雙方前哨相距數哩，但是大部隊隨時可以壓迫前進。戰區中有一個『無人區』，雙方派有巡邏兵，這是一種不顧生死的艱苦工作，哨兵往往遇有敵方大批部隊因而送掉性命的。這一片虬幹參天的叢林真是個陰森可怕的區域。

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一場苦戰，凡是文明人類的戰爭規律都不能限制雙方行動，因為林木蒼鬱中最易消滅殘殺的痕跡，從來沒人監視她們。陣線極北的一段名為『維納蒙特』，是玻軍鐵網及鋼骨防禦工事，巴拉圭在這地方採取攻勢，集中火力惡戰達數月之久，雙方死亡枕藉。取攻勢的軍隊在森林掩蔽之下以機關鎗掃射守軍，這是守軍吃虧的地方，但同時攻軍因地形不便不能運輸重炮，却又予守軍

以較易支持的機會。不過攻軍神出鬼沒，守軍頗有難於應付之勢。巴拉圭前線僅有四萬人，等於玻利維亞兵力之一半，但巴軍常處優勝，這個理由是極明顯的：因為玻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印第安人，他們未受文化洗禮，毫無智識，對於玻利維亞沒有愛國觀念——這也用不着怪他們，因為他們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此外，他們蠢如鹿豕，不能受高級標準的訓練，紀律敗壞，技術拙劣，不肯愛惜子彈，他們來自高阜，大廈谷却是窪下潮溼的地方，往往因氣候過熱而死，他們從後方運輸到維納蒙特經過五天之久，未經交綏而死亡於天時者已不在少數。至於巴拉圭的兵士無不驍勇善戰，而且忠心愛國，對天時早已習慣，他們的祖先曾力禦強敵，所以他們誓不辱沒先人。我們再把兩國都城與前線的距離比較一下：從玻京拉巴斯到前線遠於從巴京亞松森到前線五倍，巴軍又占得運輸便利的優勢。在這兩年半以來，巴軍擊敗玻軍，俘獲兩萬，其他傷亡約五萬人，巴軍本身死亡不過二萬。試以雙方死亡數與歐戰作比，則歐戰時每十一人中死亡一人，而這次戰役每五人中死亡一人。雖說軍械發明日新月異，但是坦克車、重炮、瓦斯等等都不適用於這個戰區，其最大原因祇能歸咎於氣候之惡劣，蚊蟲既多，飲料亦不清潔，而醫藥設備之簡陋、交通之困難，更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的，傷兵往往無法抬回就醫，大廈谷戰爭中的兵士比歐戰時兵士的命運更壞，受傷後絕少回生之望，吃的喝的壞到極點，有時連壞的都不能到口，餉項極低，

有時連低的都不能到手。

玻軍方面，壯丁從十九歲到三十五歲都有被徵入伍的義務，最後連四十五歲的小老兒也在被徵之列。這種年齡的規定不施用於印第安人。換言之，十五歲以下的印第安幼童往往也被迫當兵。拉巴斯都城附近的印第安人差不多徵調一空，於是跑到距離較遠的地方到處搜索，搜得一批到手，稍稍授以用鎗智識立刻送往前線，使他們飽嘗鎗林彈雨的滋味。玻利維亞的白人僅占全國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因受徵兵制的壓迫，就是僑居外國及留學異邦的也命令他們回到祖國來執戈衛國，軍官除病假外不許請假，薪俸積欠不發，前線軍官的生活苦不堪言，假使得了胃病或瘧疾，為陣線安危及自身生死計依舊要執行警衛，不能放鬆一步，否則敵人也許突然而來，就不免同歸於盡了。

多數人認定第二次大戰開始必以空戰為主，而陸軍反居次要地位，可是這理論在玻巴兩國是無法證明的。假使她們認空軍為生死關頭，就該盡力準備，一面延聘外國機師，這件事尤其是玻利維亞很可爽利地幹一下，不過她祇有飛機三十架，而巴拉圭僅有五架。巴拉圭處處爭勝，對空軍却無急起直追之意，她認為並無擴充空軍之必要。玻利維亞的陸軍軍官有學習航空的，一般紳富階級中也有駕駛飛機的人才，飛機多為美國式，有『寇蒂司』式戰鬥機，中有座位一個或兩個，另有三引擎轟炸機數架。玻

軍常用飛機擾亂敵方交通，巴拉圭缺少此物，不敢與玻機作正面抵抗，往往避開視線，巴軍晝伏夜動以
免敵機轟炸，一面用機關鎗向空射擊以資抵禦。玻機駕駛人多半是從外面雇來的，技術低劣，不會修理
機件，大廈谷缺乏飛機降落場，如不幸機件損毀，機師縱不跌死也會被敵方哨兵殺死，縱不被殺也會渴
死，死的機會真太多了。至於空軍轟炸普通市民却始終沒有這一回事：玻京、拉巴斯距離既遠，巴拉圭的
轟炸機不能達到，祇有巴京亞松森距離戰區較近，玻機儘可飛往威脅，但玻方從未採取這樣的行動，她
所顧慮的是怕激動敵人的怒火，把俘虜二萬人殺死洩憤，一面又怕失却中立國的同情。

玻方損失雖然很大，但她毫無畏懼：她有人口三百萬，死上幾萬不算一回事。她認為將來和議席上
如不允許她在巴拉圭河有一條出口的孔道，她是決計不能接受的（按此點巴方表示拒絕。）玻方把
所有戰爭資源不論人丁方面或財力方面都已徵發殆盡，官方與智識界都以最後勝利者自負，愈戰愈
敗，愈敗而愈有勇氣，這是值得欽佩的；不過前線軍隊素質不良，終不是巴拉圭的敵手。掉轉頭來說，縱令
巴軍占領大廈谷，全部戰事仍不能迅速解決，因為大廈谷距離玻京還有六百哩的路程，玻軍節節抵抗，
決不放鬆一步，所以維納蒙特的安危不能算是玻方的生死關頭。假使巴軍長驅而入，則玻方戰線縮短，
運輸反覺便利，而巴軍推進一步運輸也困難一步，恰與現在的形勢相反。

雙方對於戰爭理由各持一說。玻方說，『巴拉圭利用其壤地與大廈谷毗連，派兵強占，我們爲捍衛國土起見，不惜與之周旋。』巴方說，『這次戰爭完全由於玻利維亞野心而起：她想奪取錒礦及其他富源，並欲開發油田，我們豈能坐視？我們的人口戰前只有八十萬，而且女多於男，敵人想利用人口多於我們數倍來嚇倒我們，那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們無不以一當十，有進無退。』雙方爭執了若干年，中經幾次議和，都沒有澈底解決的方法。（玻方早已擴張軍備，去年德國國社黨被殺的羅姆曾充玻軍顧問，隨後又改聘西班牙、智利、捷克等國的顧問。）總之，南美森林中的一場惡戰，雙方互爭勝利，延長如許之久，無論何方取得勝利都是得不償失的。

一九三五，六，二十三。

巴拉圭國情及佛蘭哥特性

大廈谷戰爭的主角，——巴拉圭大權在握的新總統佛蘭哥將軍有着獨特的性情，讓我寫一點介紹材料。

巴拉圭有一件不可思議的風俗：人民不懂得什麼叫『嫁娶』，渾渾噩噩與原始時代沒有多大區別，他們只知有男女之慾而不知有夫婦關係。直到數年前，主教博加林跨着一匹駿馬揚鞭得得於深林濃幕中，或往卑溼之地，或盤桓於農牧之場，把附近男女們聚合起來，按照着宗教儀式使之一對對成爲正式配偶，他們才知道天壤間有所謂『周公之禮』。大家心悅誠服地歌頌着主教功德，隨後主教打馬回到巴京也慶幸着自己能够完成一件移風易俗的使命。

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原是相同的，只能因勢利導而不宜操之過急，可是新總統佛蘭哥本着主教博加林改革社會的精神，要把政治壓根兒改革一下。巴拉圭在南美本是個最窮苦最退化而又最孤立的一個共和國，佛蘭哥取法德意，用轟雷掣電的手腕以求改革。不久以前，美國報紛載『巴拉圭已成爲南美第一個統一改造的國家』的新聞，佛氏所領導的政黨掌握最高政權，其他各黨一律被禁止活動。

佛氏打算於一年內完成改造計劃。最奇的是他這個歐洲式的統制政策只算得『孤芳自賞』而與歐洲毫無淵源。巴拉圭處於南美核心，四面疆土的界線都是陸地，從大西洋溯流而上，經過烏拉圭河、巴拉圭河、拉巴拉他河約摸四五天的光景便到了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這樣看起來，她的交通線並不怎樣懸絕一隅，但她對外關係之睽隔却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國內無外國僑民，而外國資本之流入亦僅以緊鄰阿根廷一國爲限，歐洲及美國都沒有份兒。

因與外界隔絕的緣故，巴拉圭文字既非西班牙文亦非葡萄牙文，這是南美鄰近各共和國獨一無二的現象。除開少數優秀階級以外，尋常通用語文名曰『古亞拉尼』(Guarani)這是紅種印第安人的一種土語，但所謂『古亞拉尼』族却受了時代浪花的侵蝕而殘剩無幾了。巴拉圭人口大半爲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種。

講到『統一改造』四個字，在巴拉圭不算一件『前無古人』的動作，追溯往日的『繁榮』『和平』與『統一』包含着「一部可歌可泣的史料。遠在十六世紀初期，耶教徒排闥而入，創立共和制度，那時巴拉圭的土着都是『古亞拉尼』族的印第安人。從此以後，巴拉圭在耶教徒文化陶冶與統治下不識不知地過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直至一七六七年，西班牙國王驅逐耶教徒而把巴拉圭置於西班牙版

圖之內，共和制度才化爲過眼雲烟。於是者又經一百二十五年之久，西班牙統治發生動搖，巴拉圭依然回復了共和獨立國的地位，法蘭昔斯博士(Dr. Francis)一躍而爲『唯吾獨尊』的統治者，他對於商旅、思想、言談、婚姻、都有極縝密的限制，而以鐵腕執行法令，人民俯首帖耳，沒一個敢於表示異議的。這位博士的天威凜乎不可侵犯，人民不敢直呼他的名字，提起他就得稱之爲『最高者』。他死後還是一樣，改稱爲『大行者』。他與繼任者羅卑士(Lopez)總統前後統治了五十年，在這時期內從未發生內亂，除開小衝突以外未與鄰邦發生戰事。而在同一時期，阿根廷一面自相屠殺，一面與巴西扮演着喋血鏖兵的慘劇。其它自西至北的南美共和國都爲了競爭總統掀起政潮，只有巴拉圭是個充滿着祥和之氣的國家。不過巴拉圭並無其它治績可言，對外貿易不振，公路無進展，教育退化，疾疫盛行，只有和平幸福已足使蚩蚩之氓歌功頌德的了。

羅卑士死於一八六二年，那時巴拉圭在南美諸國中已算屈指可數繁榮而進步的國家，人口將近一百萬。那時巴拉圭人民與其呼之爲『人』，毋寧呼之爲『牛』爲『馬』，叫他們死他們準不會活，此外一無所知，一無所求，全世界的順民他們簡直地可以高標榜首。羅卑士死後，他的兒子法蘭昔斯哥(Francisco)穩穩承繼父親的寶座，沒費一點兒工夫，因爲並無第二人想占這把交椅。但是法蘭昔斯哥

個人之幸正是巴拉圭全國之不幸，產生了這位怪特的總統，把和平之神一脚踢出國門以外，而把戰神迎接進來：他驅使着全國生靈與巴西戰，與烏拉圭戰，與阿根廷戰，一戰再戰，如鞭豕羊。五年後，他被敵兵所迫來一個游泳姿式，想從水中逃出性命，不料撲通一聲以後，接着來了劈拍的幾聲，他泅到中流時中彈而亡，而慘酷無比的戰爭就在羣龍無首之狀態下宣告閉幕。

自法蘭昔斯哥陣亡以後，沒一個繼起的主戰派，同時巴拉圭也決沒有再接再厲之可能。連年血戰結果，全國剩下了沒腳蟹二十七萬，男丁只有三萬，而且都是吃奶的小孩和乳臭未乾的小夥，從前的和平與繁榮都給『枉死鬼』的那位總統一手斷送了。

現在的新總統佛蘭哥，其目的便在回復曩年繁榮。現在人口已回復到一八七〇年一百萬的原來標準，但在南美諸國中仍是個最落伍最窮困的國家，也許有一個例外，即與巴拉圭互爭大廈谷的玻利維亞，其落伍及窮困程度似乎又在巴拉圭之上。地獄雖低，低不過地獄裏的煤礦工人。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經過四年殺紅了眼睛之苦戰，玻利維亞那裏還像個國家！

佛蘭哥以大廈谷之戰馳譽全國，但在戰爭時期，總司令一席原為愛司的加利比亞將軍(Estigarribia)，他不過擔任着第一軍團總指揮，因善用包抄計畫，由左右翼攻入玻利維亞的國土，遂博得『民族

英雄』的頭銜。巴拉圭占領大廈谷後，總司令愛將軍想適可而止與玻方停戰媾和，而佛氏則主張乘勝進攻，占領聖克羅斯省(Sante Cruz)，取得美孚公司的油礦到手；不料愛將軍得了總統阿亞拉(Ayala)的同意與玻國正式媾和，而把一頂紅帽子套在主戰派佛蘭哥的頭上（指為共產黨）予以排斥。本年二月，當愛將軍離京出巡的時候，一部份傾向佛氏的軍隊陡然自由行動，在首都與警察略起衝突，究竟警察是敵不過丘八太爺的，於是軍隊逼迫總統退位，迎接佛蘭哥輕輕巧巧的坐上這把交椅。

阿亞拉從前是一位教授，當他做總統的時候拚命遏止學生愛國運動，斥之為幼稚的幻想。他曾經說過，『臉皮嫩嫩的嘴上沒長毛的青年將來總有一天會把全國新聞紙及雜誌奪取過來發表社會理想的文章，但他們懂得什麼，誤盡蒼生的必是這般小夥子。』不錯，現在巴拉圭正走到這一階段，青年勢力陡然膨脹起來，他們唱着高調，熱心贊助革命，而報紙評論及雜誌上洋洋灑灑的文章都是他們抒寫情懷的佳作。

佛蘭哥是個敢作敢為的軍人，與文質彬彬的前總統阿亞拉完全相反：阿亞拉主張緩進，凡事三思而後行，可是佛蘭哥沒有這個耐性，他想到那裏做到那裏。現在佛氏設了一個評價會，對於基本的出產物施以嚴格監督，同時保留着國營及沒收私人企業之權。他主張把大廈谷征服地都分給農人，而不願

由外國僑民分肥染指，並使農人直接取得種子、耕具及信用貸款，而不受居間人的刁難與盤剝。他又主張建設公路、改良司法、減低生活程度、取締投機事業，對於大地主征收累進稅。佛氏所發表的宣言具有強烈的排外情緒。本來巴拉圭土地問題與國家主權有着聯貫關係：自從巴拉圭與巴西、烏拉圭、阿根廷等國連年苦戰之後，從前統治階級所擁有的大部土地都被國家沒收，而國家因財力竭蹶的緣故只好一律出售，但受主都是外國僑民，本國人却沒有這個力量。那些外僑爲阿根廷人，他們志在投機而不以墾植爲目的，因此亞松森的土地市場交易頻繁，而土地的性質竟與股票毫無區別，購得土地的外僑可以老遠地住在外國遙領主權，終年並不須跨入巴拉圭國境一步。

這問題當然不是一紙命令所能改革的。從前巴拉圭國會通過一條法案限制政府無條件出售土地，而須以廉價儘先讓予小農；但事實上農人獲益無多，因爲巴拉圭沒有公路，農產品不能遠運，只能在附近市場求售。同時巴拉圭的大地主其土地面積之大說起來真叫人吃驚，往往泛舟於清流碧波之間至數小時或竟日之久，而所經過的兩岸景物都是屬於一個地主所有，現在雖是一片幽寂之區，將來的價值很大，這是不消說得的。巴拉圭想開發土地，修築公路是唯一不可緩的要着。佛蘭哥認爲土地問題及生活程度之提高都是外國僑民的罪惡，可是話得說回頭，巴拉圭建設事業亦有待於外僑之投資，自

一八七〇年以後，巴拉圭一年不如一年，外僑都不敢貿然投資了。我們把美洲地圖翻開一看，巴拉圭的緊鄰阿根廷鐵路網縱一條豎一條，而以面積與美國得薩州相等的巴拉圭，其鐵路只有二百七十四哩短短之一線，此外接通大廈谷的路線除軍用外不能別用。說到其他運輸，只有兩條河流可通小輪，其餘地方都把笨拙的牛車當做交通工具。這樣看起來，巴拉圭的人口財力都不够用，如不吸收外資及客卿，佛蘭哥縱有通天本領亦不易把巴拉圭繁盛而強固起來。

巴拉圭男女人口爲一與十二或十三之比，女多於男，尤以邊遠之區爲甚。受過教育的男子能夠動筆寫作的每月可賺到七十至一百二十五元，若是專門技能的工人，在京城每日工價二元或三元，在鄉下則只有一元至一元五角。巴拉圭全國人口的總購買力僅等於美國十五萬人口的一座小小城市而已。講到教育，該國雖有強迫教育的法案，但是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尙不懂得提筆簽名，許多學校教員忝爲人師，只識得少許斗大的字，只算得半個文盲，而鄉村教員薪俸之低亦出乎意料之外，最少的每月僅得六元，假使盡量的增加鐘點，整天教課不停，每月賺到四十元已算了不得的優俸了。這種情形在我國也有，鄉下猢猻王識得一部千字文，不單是別人驚異其學問之淵博，他自己亦把眼睛生在額角上，昂昂然有不可一世之概。講到中國鄉村教員的薪資，只怕每個月循循善誘的勞績還弄不到六隻龍洋，他們

往往欣羨着城市裏的黃包車夫，恨不得放下教鞭，拼着一條老命做做拉黃包車的生意。

假使依照法案規定實行強迫教育，巴拉圭現有學校只能容納現有學童三分之一。巴拉圭教育在從前政權統一的時代亦未必優於現在：一八六二年羅卑士第一逝世時，巴拉圭沒有一個在本國受過大學教育的醫生、律師、教員、工程師，文盲比率較現在還高。現在巴拉圭已有一個國立學校，幾十個專門學校及中學校，而比較著名的還是美國教士所辦的國際專門學校。此外巴拉圭公共衛生幼稚得不像樣兒，全國麻瘋盛行，頸癱及腳氣病到處皆是。

（按，佛蘭哥現已下野，愛司的加利比亞將軍當選為新總統。）

一九三六，八。

玻利維亞的一幕短劇

中南美一帶把革命當做兒戲，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大廈谷戰事會震動一時，現在這兩個戰爭主角——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都乘着外戰結束的當口，各演一幕革命短劇。

本年二月，巴拉圭發生革命，佛蘭哥——廈谷戰爭英雄——奪得政權後，這個政治病馬上傳染到玻利維亞來。五月末，玻京拉巴斯（La Paz）同樣發生革命，躍上政治舞台的也就是參加廈谷戰事的托落（Toro）將軍。

自廈谷戰事結束後，托落因避嫌遠居廈谷省，這次發生革命他本人並未挺身出馬，由其參謀長布歇及大將潘納蘭達率領部衆悄悄進京，在夜色朦朧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進總統府，繳除衛隊武裝，總統索柴諾（Sorzano）被迫退位。

第二天，拉巴斯十四萬六千人於曉夢初覺中才知道政府改組這回事，由共和社會黨、國民社會黨及其他份子共同組織委員會處理國事。恰好裏面有幾個共和社會黨員為托落素來所反對的，托落便以此借口解散委員會，另提出幾個國社黨員及軍人組織政府。托落本人是國社黨，他說將來的憲法要

採取急進社會黨的精神，改善勞工地位。

這次政變是大廈谷戰爭演進的結果，因為那次持久的戰事全國引為不滿，政治意見分歧，經濟亦露千瘡百孔之態。此外還有一個近因却由於五月三十一日總選舉而起：軍隊方面認為全國三百萬人口都不願參加這次的選舉，要求政府停辦，而總統索柴諾執意不肯。自然，現政府操縱選舉，索柴諾是穩有聯任之希望的。這個問題正在爭論不決時陡然發生全國工人總罷工事件，而新政府成立後首先增加工資、停辦選舉、允許貨幣貶價、減低一般生活程度。

托落只有三十七歲，面色有紅有白，是個眼明手快的政治家及軍事家，具有領袖條件。軍人照例不得干政，但托落是個例外，他有多年預聞政治，幾次兼任閣員。他像是巴拉圭的佛蘭哥一樣，在大廈谷戰爭中出過風頭，他攻擊前政府之腐化及驕蹇，要建立一個平等而公道的政府。但是有人說，他僅僅穿了一件社會主義的外衣。

一九三六，七，十五。

古巴之雄

書記一職是政界中起碼的公務員，說得不客氣點祇能叫他們一聲『寫字匠』，但此中亦不乏奇才異能之士，他們閒話中常常很得意的說，『假使我一朝做到部長總司令……』不錯，他們不相信自已會有那樣的幸運，不過口頭上說說聊以快意而已。我下面所寫的便是一位由寫字匠出身而做到部長總司令的古巴之雄。

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以後，古巴歷史可說是巴狄斯泰個人的歷史。他是古巴陸軍統帥，我們若爲他寫一小傳，不外下列方式：

『巴狄斯泰於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一日生於古巴 Oriente 之 Banes 村，父業農，爲智利與印第安混血人種，母爲土着。巴氏現已結婚。一生未入龔舍，而爲勤苦力學之士。初爲農人及運送甘蔗之苦力，旋改業爲掘溝工人、機器匠、兵士、速記員，曾在哈瓦那爲商店速記員，後任哥倫比亞營 (Camp Columbia) 軍佐，一九二九年再度入伍，仍充軍佐如書記之類，一九三一年擢爲軍法處情報員。』

這履歷毫無引人入勝之處。他的面龐帶着蒙古人的古銅色，竟有人疑心他是中國人，他一笑置之。

他是個肥胖矮子，體重一百八十磅，身長僅有五呎五吋，這樣臃腫的身裁，更沒人瞧得起他。以前未在政界露頭角時，誰也猜不透他的滿腹經綸。他富於常識，具備各種經驗，自己發奮讀書，記憶力甚強，無論對人對事都能過目不忘。人人都以為他的性情深沉而不易交，但他與人談話時却很流暢。他是個刻苦耐勞的人物，不畏艱險、不辭勞瘁是他畢生的長處。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馬加多(Machado)總統被迫離職時，巴狄斯泰和他的小家庭正住在哥倫比亞營兩間陋室內，他的職務是軍法處情報員。白天在軍隊中鬼混，夜間還要在家中讀法律，他最大目的是等到精通法律後加入律師公會，在巴京充當一位『老爺』。他那時的進款說也可憐，每月六十隻古巴老洋。

馬加多總統手下的軍隊烏七八糟，共產黨人煽動罷工風潮把馬加多逼走後一星期，陸軍官佐開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討論如何自衛。他們內部也是離心離德的，正與古巴其它團體如出一轍。最後的決議是推選一位主席。說也奇怪，主席的榮銜竟輪到小小情報員的頭上，這是人人夢想不到的事。這裏面有一種巧妙作用：因為許多大官兒勢不相下，只有巴狄斯泰是個一無憑藉的光棍，够不上統率陸軍，大家索性開開頑笑，把他捧出來當傀儡。他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把這個軍人組織弄得鞏固而有勢力，

大家纔信服了他。從此進展甚速：從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起他的力量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兩星期後居然組織了一批軍官而取得實際軍權了。一般大軍官聽得這消息，鼻管裏哼一哼，臉上掛出輕蔑的微笑說，『巴狄斯泰是個什麼東西？一個速記員，一個情報員，想玩花樣兒，他配！』

他跑到許多革命領袖處（如格祿、加波、馬爾丁諸人）提出先發制人的策略，本來他們約定九月八日舉事，但是巴狄斯泰主張提前辦理。這消息傳到敵方（驅逐馬總統者）的耳裏，同樣的鼻管裏哼一哼，臉上掛出輕蔑的微笑說，『什麼東西？他配！』

九月四日下午四時，巴狄斯泰跑去向加波說，『我一切都準備好了。』

加波說，『你準備些什麼呢？』巴答，『準備占領古巴政府。』加波說，『什麼時候？』巴答，『今晚。』加波滿臉露着狐疑的顏色，認為這祇是一種瘋話，因為巴狄斯泰與政治及各方面毫無聯絡，同時毫無組織，憑着什麼東西起事？這時巴狄斯泰又用電話通知格祿及其他領袖們，請他們當晚在哥倫比亞營集會。等到五位領袖來到時，陸軍已出動了，有些表示反抗的軍官悉數被捕，巴狄斯泰即席宣布道，『我們現在可以組織新政府了。』

『誰做大總統呢？』這五位領袖還想觀望風色，並且人人懷着鬼胎，都想過一過總統的癮。巴狄斯

泰心裏早已雪亮，忙說：『我們組織委員會吧。叛黨所舉的臨時總統培伯爾斯(De Ces Pebles)一個人有五顆心，不如我們五個總統祇有一顆心。』

事情就是這樣辦。當臨時總統培伯爾斯巡視風災區域的時候，政變陡然發生。五月五日新政府成立，巴狄斯泰自任參謀總長，全國陸軍聽其指揮。美國大使威爾士給他不少的助力。這時發生許多困難問題，有若干前政府軍官躲在國家旅館內，利用美大使住在同一旅館，作最後之頑抗。九月十二日美大使設法遷出，巴狄斯泰斷絕旅館水電，旅館僕役們也都一一溜開了。十月二日巴狄斯泰用機關鎗攻入旅館，所有反抗軍官全數被捕。隨後委員會推舉格祿爲正式大總統，格祿得了巴狄斯泰同意纔敢宣布就職。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產黨反對軍人這番把戲，全國鬧得烏烟瘴氣，新總統格祿畏之如虎。共產黨於九月二十九日舉行該黨領袖麥拉(Julio Mella)的葬禮，葬地距國都不遠。格祿吩咐警察，『讓他們去鬧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們只睜開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就得了。』可是巴狄斯泰聽得這消息，氣得渾身發抖，他親自出馬，帶兵到墳場掘毀墓道，共產黨領袖屍灰因之未能入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是巴狄斯泰一生最嚴重的時期，他從半夜中驚醒，知道國中發生

騷動，赫蘭德茲(Blas Hernandez)揭竿而起，得了前政府軍官的擁護，佔領哈瓦那，成立了大本營，巴狄斯泰手下的軍隊也有蠢然欲動之勢。但到第二天早上，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削平變亂，鞏固了自已的軍心，又親自到哈瓦那把赫蘭德茲追逐到法特亞鐵爾(Fort Atares)而捕殺之，當場被殺的還有許多赫蘭德茲的黨徒，這是古巴有名之一役。

不久，格祿總統和巴狄斯泰發生裂痕，總統被巴狄斯泰所呼爲『羣小』的政治顧問們包圍。一九三四年一月，顧問團要求總統採取最後手段，說也作怪，格祿對於共產黨異常害怕，而對於這位有擁立之大功的赫赫大將却毫無顧忌，派人拿了一道免職手諭，知會巴狄斯泰，巴狄斯泰盛怒之下，吩咐把來使鎖在牢裏，同時也派一名將官攜帶信件去會總統，要求總統立刻退職，一面派兵佔領各部院及司法院，當晚總統蒙塵出走，留函向委員會辭職，以示來清去白之意，委員會隨即選舉海維亞(Carlos Hevia)繼任總統。海維亞受任伊始，鬼鬼祟祟的跑到哈瓦那兵艦上，與格祿總統任內的海陸軍部長基特拉斯(Guiteras)祕密會議，這消息被巴狄斯泰的偵探打聽得清清楚楚，同時並探得古巴海軍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共產黨，巴狄斯泰趁着海維亞正在開會的時候，派人打電話給他，電話中談些什麼外間不得而知，但結果海維亞立刻宣布退職，他祇做了三十八個鐘頭的短命總統。

這時八面威風的巴狄斯泰一切都準備好了，軍事上有絕對把握，他的舊同事從前充當軍佐的現在都做到將官的地位，大家一致推戴老友高據總統這把交椅，但是巴狄斯泰深謝他們的厚意，自己決計不幹，他覺得總統是個不祥之物，五月之內一連坍台五次（馬加多、培伯爾司、格祿、委員會、海維亞）之多，他自己已是太上總統，何必爭這有名無實的虛銜？末了，他把元老孟的他迎上寶座。孟的他年已六十歲，曾任總統一次，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宣誓就職，五天後獲得美國承認，這可見古巴發生內亂是有外國背景的。

古巴陸軍是政府興廢的原動力，這件事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孟亞士競選總統的時候即從運動陸軍入手。一九二四年孟的他總統初次登台時，陸軍伸手問他，『你給我們什麼？』孟的他老老實實的說，『沒有什麼。』嗣後馬加多總統化了二百萬代價運動陸軍，馬加多本來沒有這樣的魄力，因為急於過總統癮不得不打腫臉來裝胖子，好在總統到手後有權有勢，一切可不成問題，他用開獎的方法把這二百萬湊集起來。

軍人們所不喜悅的孟的他先生現在又回到總統地位，軍人們仍然伸手問他，但他的老脾氣並未改變，依然回答說，『沒有。』他却另付了一種代價，即是接受巴狄斯泰所提的一切條件。巴狄斯泰提的

什麼條件呢？第一，外交採取親美政策。巴狄斯泰認為古巴在地形上政治不能孤立，而經濟完全倚靠美國，惟有儘量博得美國歡心纔是立國的基本原則。第二，內政採取反共政策。除共黨外，其它一切政治主張都不乏磋商餘地，他願與各政黨領袖開誠協商，就是他親手所打倒的培伯爾司和格祿兩人他也願與之釋嫌修好。總之，他是個具有鐵腕的獨裁者，但鐵腕上帶了一雙軟手套，軟手套便是孟的他總統。

他把孟的他扶進總統府來，一切請他出面，孟的他心中抱着十二萬分的委屈，但總統畢竟是總統，做做軟手套又有何妨？孟的他在位的第一年，古巴到處充滿着手鎗炸彈的恐怖案，但其中並無中堅勢力。總統與巴狄斯泰無形中締結平分春色的條約，軍警大權一概操在巴狄斯泰的手裏，司法機關却由總統主持，文武殊途，兩不相犯。但是警察們時常捕捉犯人，法院不願收案，兩下發生無窮的衝突。例如警察捉得一名反對派，證明了拋擲炸彈的事實，法官問，『炸彈那兒去了呢？』警察說，『他已拋入海港中。』法官搖頭說，『沒有證據，當堂釋放。』這種事常使巴狄斯泰氣得暴跳如雷，暗中提出抗議，總統也聽得極不耐煩，虧他懂得趙孟所貴趙孟能賤的道理，並且時時以前總統格祿為前車之鑒，不敢要求巴狄斯泰解職，却向他提出另一種要求：『放我這幾根老骨頭過幾年清淨平安的生活吧，我委實不願再幹下去了。』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總統畢竟是總統，做做軟手套又有何妨？總統敢於向巴狄斯泰乞骸骨，因為明知道決不會讓他走路的手套雖多，軟手套却不易覓得，巴狄斯泰怎捨得讓總統遽萌退志呢？總統窺破了這種心理，於是刻刻鬧着辭職，累得巴狄斯泰忙於慰留。有一次總統辭意最堅，他說：『我願意及時引退。我穿了一件白衣而來，不願染着血跡而去！』巴狄斯泰說：『你不願使暴徒們的血跡染污你的衣裳，那麼無辜老百姓的血跡就會染污了你的衣裳吧。』他們一個要威重刑苛，一個要做好事。有時巴狄斯泰採取直接行動，捉了幾名黨犯祕密開庭刑訊，法院不能過問，總統也祇好裝聾做啞。

古巴常有罷工風潮，人民談虎色變，可是巴狄斯泰對於這問題有充分準備：他的軍隊經過一番改造後人數比往日超過三分之一，具有近代軍事設備，並且積極養成了他們建設思想及能力，除軍事學以外各人還有一種副業，他常常詢問每個兵士所習技能，隨時予以登記，他手下有工業技能的兵士共為一萬四千人，何處發生罷工風潮即派兵士隨時前往接替，對於公用事業如水電交通之類格外注意。巴狄斯泰也常常自己說：『我是古巴最不受歡迎之一人。』但是古巴人民提到他的名字往往聳肩微笑說：『他是什麼人？他能够攆走總統；美國大使要說話，得先去找他而不必去找總統。』從前每月賺六十元的小小速記員一躍而為炙手可熱的大將，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事。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美國與古巴成立經濟協定，現在美國流到古巴的金錢每年共有三千四百萬，（糖二千三百萬，烟草四百萬，餘物七百萬。）同時古巴購入美國的貨物如五金、汽車、麥粉、葱、紙烟之類共有三千萬，兩下比照，顯然是有利於古巴的。古巴雖有共黨的潛勢力，但是在古巴的美國商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有巴將軍在，我們還怕什麼。』

一九三六，一，二十五。

視革命如兒戲的洪都拉斯

民十五以前，我的家住在長沙，有好幾個年頭南北戰事不息，長沙城變成南來北往的要道，富室逃往滬漢避難，一年逃上好幾次不算一回事，中產階級跑不動，到了兵荒馬亂的時候往往把洋行當做世外桃源，至於貧苦民衆住不起洋行，祇好蜷伏在被褥裏躲避無情流彈，每經一回戰事長沙就得做一次戰場，總有不少中流彈而死的良民及綁赴刑場執行槍決的『亂黨。』我的家在東郊外，離着軍路和刑場都是很近的，牆壁彈孔纍纍，大門外常常橫躺着血肉模糊的屍體。我們母子幾個在腥風血雨中混了好些時，後來越混越難得混下去了，祇得變賣什物逃居上海，終於受了經濟壓迫，回到破碎支離的故鄉。不料十九年又遭兵燹，就是這一年，我那年近古稀的慈母於顛沛驚憂中撒手西去，我料理喪務後，決心棄掉舉目淒涼的長沙，做了個參預戎幕的飄泊者。我有好幾位朋友在革命過程中都做了統兵將領，屢次函電相招，我從前不能拋棄風燭殘年的老母，這時纔毅然束裝就道。自十九年到二十一年參加過好幾次戰役，一幕幕慘劇在眼前幻化着；最近英國現代評論上有描寫中美一個共和國發生政變的紀載，我幾年前的印象又向腦府中奔流着。本文作者是一位曾服兵役僑居中美的英國人，我現在照着他的

口氣寫在下面。

我（原著人自稱）在洪都拉斯（Honduras）住了不多時就遇到一次政潮。在這個國度裏政潮起伏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我總知道現代還有這麼一個國家，不懂得法律是什麼，秩序是什麼，革命兩個字是政客的遊戲工作，他們憑着個人意思要怎樣就怎樣。這次政潮未發生以前，外面就聽得許多不入耳的謠言，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說得活靈活現。不過歷來變亂的火燄雖時隱時現，對於外國僑民總不會殃及的。一天早上，謠言漸漸變成事實：我到布羅格來梭去，這是一個小島，離開我們所在地不遠，島上所聽得的消息比較真切些。那時島上布滿黑壓壓的羣衆，人人面帶驚慌之色，喊天叫娘，鬧得一團糟，毫無條理的慘呼聲使我們腦筋爲之昏脹，大家不知道革命領袖是誰，也不知道領袖的主張是什麼。這樣貧乏不堪的國家料不到還有爭總統的野心和慘劇，政客不惜破壞和平以求一逞，在外國人眼光中看起來，無論政府與亂黨都是一邱之貉。我們看見面色頹喪的店員張眼四望，匆匆地把店門關閉了，把重要什物搬到別的地方去，免得革命軍浩浩蕩蕩殺奔而來的時候遭受意外損失，因爲前一次革命行動，商人記得很清楚，有些吃得醉醺醺的兵士破門而入，任意鳴鎗搶劫，恐怕這次又和前回一樣。有幾家西里安（Sgrians）人和亞美尼亞人——這是面帶黑色的白種人——所開設的商店趕忙掛上了英國國

旗，好像英國國旗具有無上權威，足使暴徒望而却步。

謠言一天天逼真，一隊潰兵從前線開回，帶來官軍失利的消息，據說革命軍領袖佛利納將軍有三千健兒在他的紅旗之下（以紅旗爲革命軍標識，並非共產軍。）已由薩爾瓦多（Salvador）越界而入，占領了伊司拍蘭查，（Esperanza）乘勝進攻利俄司鎮，（Puerto-Rios）距離我們所在地祇有二十英里。這消息不久就證實了：交通斷絕，電報不通，有少數赤腳兵士穿上破舊不堪的軍服，戴了一頂氈帽，手上執着一管舊式帶銹的步鎗，在街上放哨，哨位的距離疏密不一，司令部門前有一位神氣十足的軍官當衆演說，『你們不要怕，革命黨來了有我替你們作主，我手下有二十條好漢，人人武勇，個個剛強，假使有一百個敵人，插翅也難飛過我的防線。』

他這是『一以當五』的意思。他不說一以當十而祇說一以當五，總算是自謙的。不過老百姓祇圖過安靜日子，誰希罕他作主？不作主還好，一作主就把這座市鎮化爲戰場，豈不更糟？那時敵人沒有殺到眼前，他的威風仍舊是十足的。他在上面滔滔不絕的演說，羣衆默默無言的洗耳恭聽，這些羣衆平日在茶樓酒館中都是好勇鬥狠的健者，可是當着有鎗階級他們馴服得像一羣羔羊。他們表面上如此馴服，心裏却個個咕噥着，『好傢伙，今天讓你們誇口吧。祇怕有一天，這二十一條好漢變做四十二條飛毛腿，

逃得無蹤無影。』

探報絡繹而來，第二次探報，佛利納將軍的兵馬已攻入利俄司鎮，恐怕當晚就要渡河追擊。在這個國家裏，雷線截斷後消息是十分遲鈍的，第一次探報敵軍距離六十英里，第二次探報也許說敵軍祇距離二十英里了。這次探報傳出後，人心格外浮動起來，大家都覺得躲在市鎮外比較安全，同時又提心弔胆，不知道能否安全脫險。就是美國公司裏的經理和職員也一齊捏着一把汗，因為變亂的結果誰也不能預料，甲去乙來，後來者有多大力量，能够支持多久，也不得而知，公司祇能嚴守中立，不過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得罪勝利的革命軍。說到這裏，又遇到一件難題了：假使革命軍先勝後敗，官軍捲土重來，又要遷怒公司不應向革命軍討好，真使公司左右做人難。

川流不息的逃難者向公司蜂擁而來，有的架車，車上放些隨身應用的物品，有的招扶着年老疾病的人們，假使我們公司裏不許他們走進來，那是萬萬辦不到的，進來了以後又休想趕走他們，除非他們自動的離去。這時我們得可靠消息，站在司令部門前當衆演說的那位軍官飲了一杯威士克，萬慮俱消，醉倒在地下，他能否在敵人未到以前把酒嚇醒而溜之大吉，倒是一個疑問，因為到了危險關頭，他手下二十名壯士各人都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自己祇願逃自己的性命，誰還顧得了這位氣概泔泔的頭目

哩？

我們公司裏的辦公室騷動不寧，電話鈴丁丁之聲不絕，海岸線一帶打來電話，問我們的最後消息。第二天清早，難民繼續湧入公事房，一直等到每一寸地都站滿了，沒有插針的地位，纔告停止。上午十一點，我們聽得外國瞭望者報告，佛利納將軍的前哨已渡河了，不久就可以打到布羅格來梭島。我們的公司和別的地方隔離着，並且離開海岸很遠，在美國兵艦保護線之外。革命軍對付外國人的態度究竟怎樣，誰也不曉得，有的說他們仇視外人，這話雖不盡可靠，也不能不預爲之計。我覺得外線瞭望者的地位是很危險的，那裏祇有兩名助手，假使革命軍到了，他們首當其衝。這時我們和瞭望者的電話也不通了，所以我們疑心到敵人的前哨已經占領外線一帶。

我們沒有什麼事可做，祇好靜待前途變化，一面加意保護公司裏各色物件，免得被這許多野蠻的本地難民損壞了。那天下午，站在街上放哨的二十名兵士和他們的軍官接到了上頭命令，叫他們離開這市鎮，退到仙披得羅 (San Pedro) 去和大隊官軍相會合。軍官未動身以前，東歪西倒的走到我們的辦公室，滿嘴都是酒氣，把鑰匙交給我們，這鑰匙是他房子裏的，他說，「假使敵人來了，你們把鑰匙交給他們，省得費事。」這話說得很勉強。他渾身好像一片雜貨店，樣樣東西都有，其中有一副千里鏡是用以

探望敵人蹤跡的。他總算體面得很：奉令退却，不是自動開溜。我們當然歡送如儀，把這位瘟神打發出去。到了旁晚，外面發現疏疏落落的鎗聲，打破空氣的沉寂，我們知道革命軍前隊人馬到了。一羣難民登時發出恐怖的呼聲，我們竭力鎮壓他們，隨後檢查一下，發現走散了好些人，因為他們覺得禍到臨頭，外國公司也不安全，又逃到附近山林中木屋裏去了。人類在恐怖時往往是舉棋不定的，又往往因為缺少鎮靜工夫而白白送掉性命，不過我們公司裏巴不得他們走開比較清靜些。隨後大家默默地等候了多少時，挨一刻算一刻，心搖搖如懸旌；祇好搬出些極不相干的話混混時候，可是一面鬼話連篇，一面心不在焉，人人側着耳朵探聽外面的動靜。我們有一位助手覺得這方法太愚笨了，拿出一管破舊留聲機奏着從美國剛寄來的爵士音樂片，其餘的抽着烟捲兒解悶。過了些時，從我們後門口聽得一陣匆忙的脚步聲，隨後有一位官長帶領着八名弟兄，全副武裝上了樓梯，經過外面走廊，這些老總們不和我們打招呼，橫衝而入，把手鎗和步鎗舉起對準我們的胸膛。這情形不妙之至，我們不禁有點兒替自己擔憂。照往日情形看起來，不論官軍也好，反政府軍也好，從沒有荷鎗實彈跑到我們公事房來的。那位神氣十足的官長比起了前日喝威司克酒的官軍軍官更威武多了，他用粗暴的口氣向我們說，

『你們的電話在那裏？』

有人向屋角指了一下，就有一名弟兄舉起南美洲軍隊中常用的彎刀在牆板上削下一塊木頭。我們不曉得是何用意，我急忙打着西班牙話對他們說，

『請等一等，我想貴革命軍不會加害美國人財產的，對不對？』

『我們是奉着上頭很嚴切的命令來截斷電話線的。』

這位長官臉上雖然還帶着懷疑的顏色，可是詞意間和緩了許多，他吩咐手下弟兄們把鎗放下來。我覺得當前問題不會十分嚴重，祇要我們應付適宜，或許可以很平安的過下去。我爲表示我們誠意起見，自己跑過去把電話線割斷一根，把割下來的電線交給長官，他還是狐疑不決，烏溜溜的眼珠望望手鎗，又望望電話線。我們同事當中有一位鬼靈精，趕忙開了一瓶威士克孝敬長官，又把麵包分給弟兄們，果然這一記馬屁拍得對勁，長官見了酒好像見了性命，弟兄們見了麵包又好像蒼蠅見了血，他們立刻把手鎗裝到鎗匣裏，和我們談起消息來了。從他們口中我們纔知道革命軍大隊人馬集中在半英里以外，佛利納將軍對於外國人採取聯絡的態度，於是我們又替他斟上第二杯威士克，他仰着頸子一飲而盡。這一來更投機了，他再三向我們道歉，並且承認他們纔進門的態度過於放肆，說完這句話，他把肩膀聳了一聳，這是拉丁美洲人常有的習慣，表示往事不提之意。我們當然大拍革命軍一頓，祇要他們不加擾害

已經感激不盡，還用得着他們道歉嗎？

這位長官是團營長之流。他勸我們同他到革命軍大本營參觀一下，於是我們騎在騾背上請他領路，兵士們跟在後面。這天我們所目擊的祇有中美革命時期纔能看到這幕奇異的戲劇，平日花錢也是看不到的：有一羣叫化兵圍坐於芭蕉樹下，軍械和軍衣東一堆西一堆排在地上，槍枝種類形形色色無所不有，我們憑着槍枝上表記就知道是有外國背景的。講到他們的軍服，有的祇穿一件軍衣，有的單着一條軍褲戴着一頂軍帽，餘外都是便裝，其中最考究的要算軍衣軍褲都有，但又戴了一頂破舊不堪的軍帽，總之沒一個自頂至踵穿得很齊整的。他們都是黑色面孔，有幾天沒剃鬍子，一個個嘴唇上都長着一塊亂草，這那裏是軍隊，簡直像電影中一羣飾丑角的夥計。他們大半都騎着騾子，這些騾子的來源有的強迫徵收，有的從內地偷來。至於官長們制服却比弟兄們考究多了，有點像美國制服，恐怕是用外國錢購來的。在這一羣雜亂無章的軍隊中，到處飄動着紅旗，這就是革命黨的標識。首領佛利納將軍和本營參謀處住在另外一處。佛將軍和我們略打招呼，說了一句土話就不做聲了，這樣馬馬虎虎的禮節却非含有惡意，因為他是嫩臉人，瞧見了外國人就有點忸怩。他的旁邊環繞着一羣軍官似乎都是些棟樑之才。參謀長是一位美國人，從前在美國當過軍人，後來因為必要的緣故，幾年前離開美國，近來他的

光陰大部分消磨在暗助中美革命的工作。除開參謀長外還有一二外籍軍官，多半是熱帶的無賴漢，把中美革命當做他們個人投機事業，假使得了勝利他們當然得些甜頭，萬一失敗了呢也與他們不甚相干，事前抽腿便跑，再去尋找第二個主顧，正合了『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兩句話。我們對於佛將軍沉默寡言的態度很覺失望，但他給我們一顆定心丸子說，

『貴公司不要害怕，本黨伐罪弔民，對於外國人的財產決不侵害。』

說了這一句，再沒有下文了。我們也無話可說。兩下裏面面相覷，都露着窘態。佛將軍也覺得過意不去，他把眼皮抬起來向我說，

『你曾經在英國軍隊中服務過嗎，先生？』

『是的。』我答覆得更簡單。

『既然如此，那麼你一定知道紀律是應當遵守的。本軍舉義以來，沿途秋毫無犯，否則外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是不可數計的了。』佛將軍的談鋒漸漸流暢起來。

『頃聆高論，頓開茅塞；仁人之言，敢不拜嘉。』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居然變成了拍馬專家。

『我們現在捉住了一名罪犯，應受軍事裁判，這人在隔岸商店裏搶劫物品，罪在不赦。』佛將軍停

了一刻又接着說，『我們必須懲一警百。』

佛將軍稍微站開了一點，就提出一名蓬首垢面渾身抖動着面無人色的囚徒牽到佛將軍和兩位軍官的面前，胡亂問了幾句話，這個不幸的罪人一面抵賴，一面哭，祇聽得上頭發下一道命令，就有一名軍官三名弟兄把這個嚇得半死的罪人橫拖直拽的推到附近一株大樹下，三支手鎗對準他的胸膛砰然幾響，於是乎革命軍的聲譽賴以維持了。我纔明白佛將軍的用意是讓我們來參觀這幕慘劇的。我雖曾當過軍官，可是殺人勾當是不願領教的，沒來由觸這霉頭，真令人頭腦昏痛。

革命軍吹號集合，軍官都跨上騾背，兵士們步行前進。我們也回到公司裏。公司前面是軍隊必由之路。到了深夜，有兩位騎騾的軍官率領前面打尖軍隊舉起一面大紅旗在我們門外經過，隨後就是一字長蛇陣的隊伍，行列凌亂，步伐參差，有時在隊伍中發現一個騎騾的軍官，大概是營連長之流。佛將軍和參謀長雜行於全軍的中隊裏，經過我們的地點，佛將軍停下來取水解渴，我們用從前拍馬的方法想請他飲一杯威士克，他却是一滴酒不肯沾唇，倒不愧革命領袖人物，不過他手下的軍官一個個面帶失望之色，因為頭目不飲酒，他們縱然酒蟲鑽上喉管也不敢開懷暢飲。佛將軍走後，我們又瞧見騾背上駝着機關槍，有些黑種兵士在後押解着；這樣看起來，佛將軍大有破斧沈舟志在必勝的樣子。最後是輜重隊，用

麻布袋網在小馬或騾背上。輜重隊快要過完，有兩名軍官六名兵士共同押解一匹騾子，騾背上油布包裹一件東西像很沉重，我們大家猜定是現金。等到月亮高掛樹梢，大地在黯弱的光線中沉浸着，我們又見一隊印第安兵馬——這是從內地招來的印第安人種，並沒有參雜白籍兵士在門外經過，他們疾若鷹隼，氣派大不相同，就好像萬籟俱寂中發現了天兵天將，這纔算是刮刮叫的大軍呵，大概他們的人數不多，是革命軍最精銳部隊，留着殿後。這批兵馬過完後，滿山滿谷鑽出無數難民來，真虧他們躲得鴉雀無聲，渡過難關後他們又紛紛跑到我們公事房來了，地板上，走廊邊，到處都是人，我們恐怕發生糾紛，準備整夜輪班看守。

說起了難民，委實可厭又可憐：女的做祈禱，希望救命王菩薩趕快替她們消災消難；男的捲着嘴唇吹無名的腔曲，百樂雜奏，使我們不能入夢。這一夜我在房間裏嗑銃了一會兒，心裏總覺得會有意外事發生。第二天清早四時，一陣機關鎗劈劈拍拍，隨後又是一排排步鎗把我從夢中驚醒，我的房門又是一陣槌門聲，更使我莫明其妙。我把房門開了，僕人『爵士』走進來告訴我，秋毫無犯的革命軍已經離開了這市鎮，官軍從仙披得羅殺奔而來。我趕忙披起衣服，用手電照到公事房，真是糟不可言：男人女人小孩子像沒頭蒼蠅走個不停，流彈在空中飛舞着，當戰事靠近的時候，鎗聲更密，向我們的頭頂上直飛過

來，使我回想到歐戰時情形。難民慌做一團，做祈禱的也不祈禱了，吹口腔的也把嘴唇閉上了，祇求我們替他們想想法兒。其實呢，上帝尚且不中用，我們凡夫俗子那有逢凶化吉的本領？公司？是木製屋子，流彈最易鑽入，我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這時却忙壞了僕人爵士先生，他把一件件被褥掛在牆壁上，鎗炮這一樣東西是怕軟不怕硬的，這樣一來也許放心點吧。不過這當口有四個本地人和一個廚子都中了流彈，雖然未中要害，可是一陣慘呼聲又把難民三魂嚇得出竅，覺得我們這地方太不可靠，紛紛跑到山林裏去。這是很好的辦法，因為山林儘有藏身的地點，比較木屋來得可靠。我覺得難民當中以上了年紀的老人為最勇敢，他們覺得活到了這歲數，閻王爺的請帖快要發出來了，早一天走路也好。還有一位婦人坐在頭門口，外面鬧得天翻地覆，她不肯走進來，整夜的坐在那兒做禱告，求上帝保佑全屋子的人們。過了兩點鐘，鎗聲停止，我們又十二分放心起來，因為革命軍失敗以後，官軍對於我們當然是格外保護的。但在洪都拉斯這個國度裏常有出人意料的事情。清早起來，我們跑到市鎮去探聽消息，路上有些受傷的人，多半是窮苦難民，大概他們當戰事發生的時候沒命地狂奔到美國旗幟下求保護，不料半路上受了傷，可見臨到危急的當兒，越是心慌越容易遇到危險。我們在城裏和近郊走了一遍，到處都是酩酊大醉的官兵，而且到處橫行騷擾着，他們的光陰大半消耗在娼寮酒館裏，吃酒不會鈔不打緊，把鎗

頭一頓，眼睛一睜，什麼事都完了。

老不高興，匆匆回到家裏。等了一下，有一位助手盆息而來，因為他被兩個吃醉了酒的兵士追上來了。這兩個兵士都帶着南美洲常用的彎刀，令人害怕。助手告訴我們，新來的軍官向抱排外觀念，前途有些兒不妙。到夜晚情形更險惡了：有一個醉醺醺的軍官跑到公司裏來，責備我們有左袒革命黨的嫌疑。他一手拍案大罵，一手掏手鎗，好像凶神惡煞。幸虧我們當中有一位很機警的同事向他說了些好話，纔沒有惹出非常事態。但是軍官指揮手下嘍囉把守公事房，並且嚴厲吩咐他們，沒有他親自簽名的護照不許任何人越雷池一步。這樣一來，我們簡直的被軟禁了。我覺得革命軍雖然可怕，還不及官軍可怕。這一羣如狼似虎的軍隊在街上橫衝直闖，口裏說些污穢不堪的話，罵白人，罵資本家，無所不罵。有一個醉得更利害的兵士居然對着我們的公裏房打了好幾十鎗，幸虧他當時醉得東歪西倒，手法和眼法不夠瞄準，不曾命中一次。我們當中有一位墨西哥人氣憤不過，也回敬他們好幾鎗，幸虧他的手法也欠高明，否則豈不惹下一場大禍？我們通夜帶着手鎗和步鎗瞭望着。公司裏難民老早被官軍趕回家去了；他們回到家裏，纔知道大好廬舍已成灰燼。

晨曦照到地球上，我們從噩夢中醒覺過來，聽說陸軍部長進城了，我們馬上把種種被虐待情形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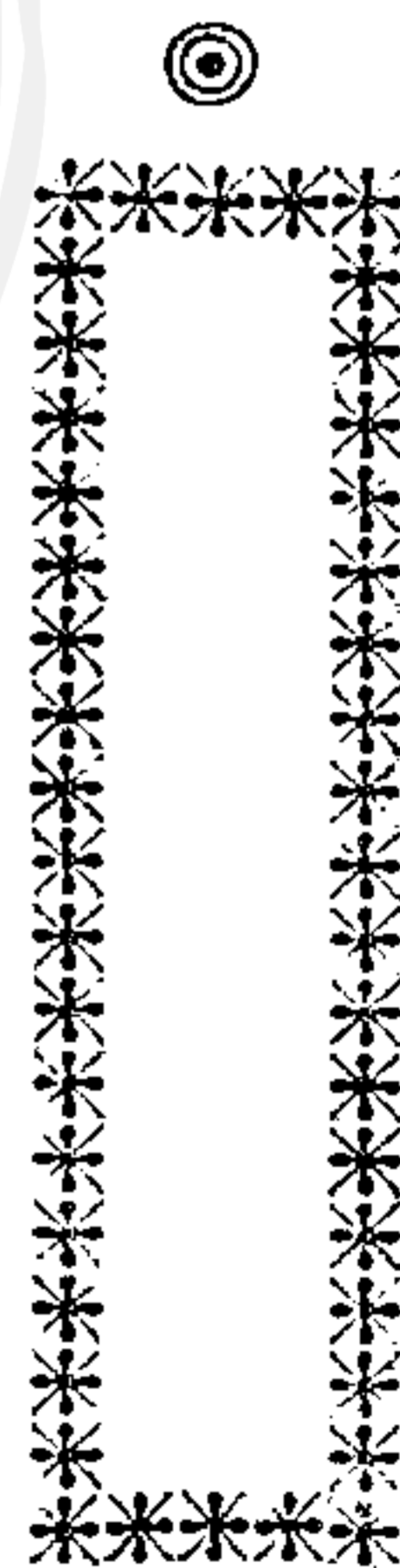
報他，他答應另派一個比較溫和的駐防軍官來。至於革命軍領袖佛利納將軍的下落，自從他退入山林以後，我們不知其詳。據說連朝淫雨，山洪暴發，輜重委棄，糧餉不足，那些弔民伐罪的革命志士多半一哄而散，佛將軍逃到加鐵馬拉，他手下的軍官被官軍活捉了許多，不經審訊，一個個被處極刑。數星期後，公司裏有一位書記從布羅格來梭往海岸去，在路邊小車站上遇到一隊官兵綁縛一名囚犯，這囚犯是我們的朋友：他不是別人，就是革命軍初到市鎮上派到我們公司裏割斷電話線的官長。

一九三四，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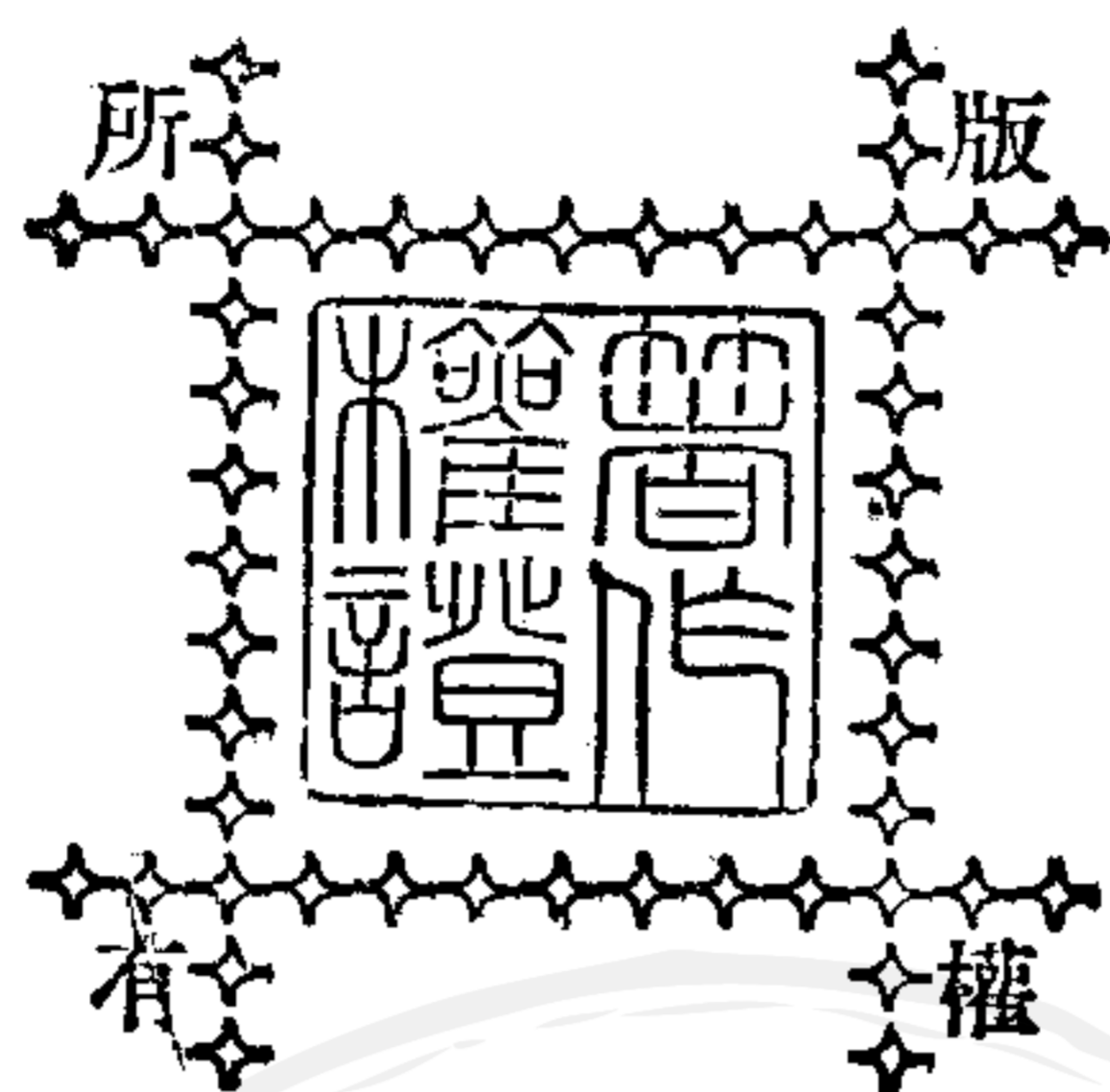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玖壹年玖月廿叁日 珍考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菊隱 譚叢
中南美洲談藪 (全一冊)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菊隱

發行人 姚戟楨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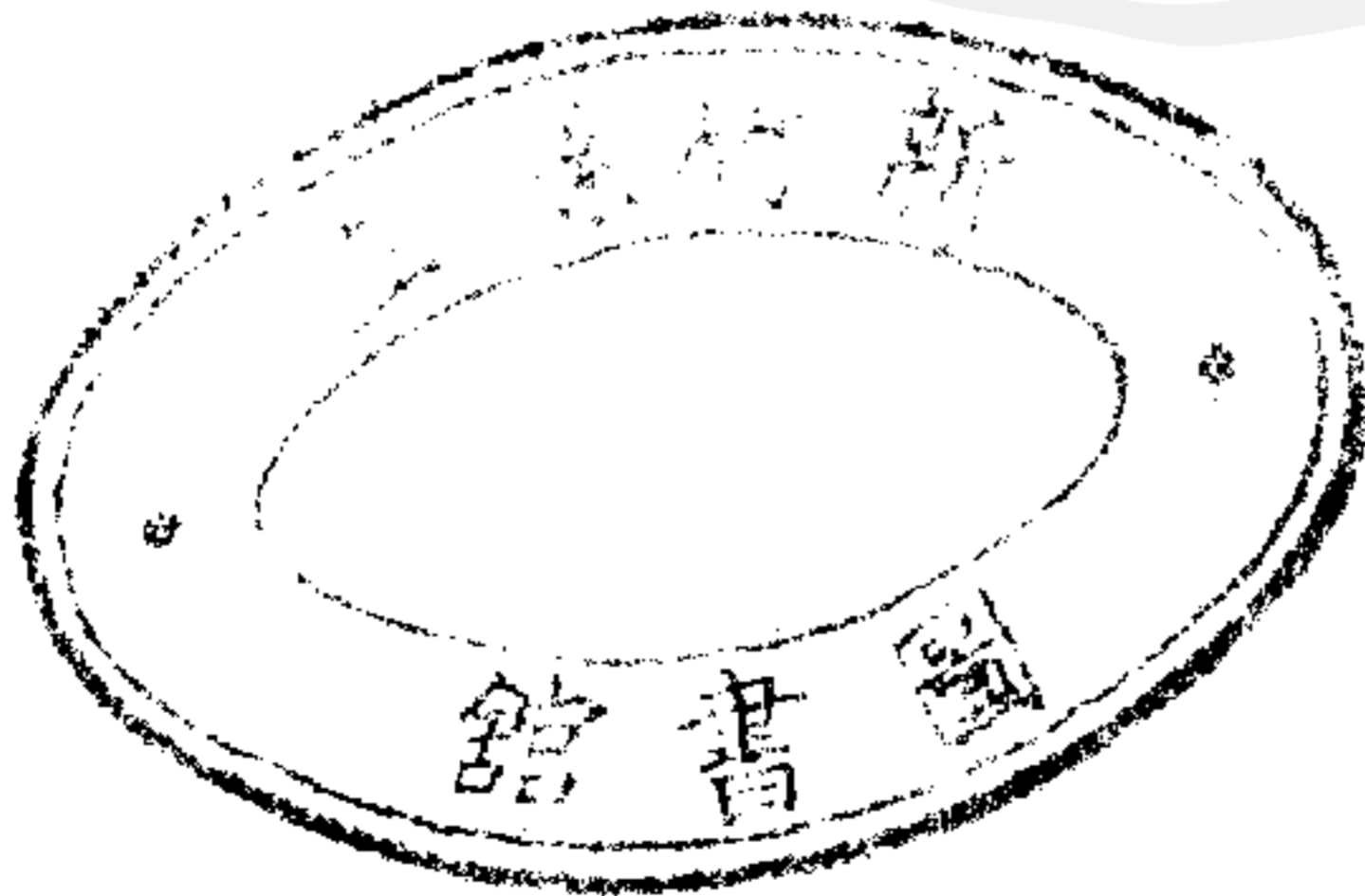
(一二五四三)

950 ~

國家圖書館



002431174



4
43

籍

2543) 基本定價

